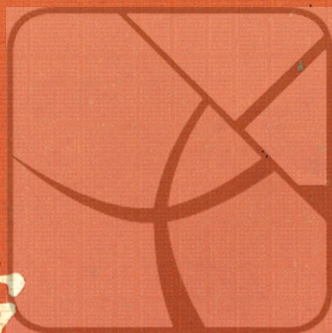




新加坡

华文文学作品选集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

天曲路舞歌



序

我们这一次召开这一个文化研讨会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委在本国提倡高级的文化。

无可讳言的，高级的文化，在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没有受到十分的重视，相反的，低级的文化却大受欢迎，到处泛滥。我们的社会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是由于我们的人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趣味是低级而不是高级的。低级的趣味当然只会要求低级的文化，而高级的趣味方才会要求高级的文化。

如果我们的人民，他们的趣味是低级的，因此他们所要求的文化是低级的，这种情形不影响到他们社会的长远前途，甚至于生死安危，那也就罢了，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情形却必然会对他们的长远前途，甚至于生死安危，发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的。在春秋的时代，中国有所谓郑卫二国，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在当时是有名的很不合于理想的，所以从前的读书人有批评到这两个国家的就说道：「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当然，郑卫两国在后来的很容易的果然就亡了国，为它们的强悍的邻国所吞噬了。人到只懂得「饱暖思淫慾」，日夜只是作乐，那里还会或者还能够管到国家的大事呢？即使是有心管，在玩耍到「精疲力竭」之余，那里还有能力来管呢？翻阅一下历史，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每一个政权，在帝君时代名为朝代，或者是每一个社会，它们的灭亡大多数都是由于自己腐蚀了自己。中国的夏、商、周以及以后的朝代都是这样寿终正寝的，西方的古代社会，比如罗马，也是这样结束了生命。在一个殷实的家庭里，当创业的先人去世之后，如果出现了「二世祖」、「三世祖」或「四世祖」，那是没有结果不倾家荡产的。

我们的社会並不那么尊重高級的文化而崇尚浮囂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第一、当在以前我们的人民从北方迁移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都吃了这几方面的虧：一、穹到絕，所以一心只求賺錢，更沒有机会过问其他事情，包括所謂高級文化；二、这个地方不是他们的，赶快抓到錢回老家去就是了，管它的長远前途是怎样的；三、即使是不妥把这个地方当做不是自己的，而要多管閒事，当时这个地方的实在主人，即殖民地政府，也不会讓他們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四、沒有受过教育，目不識丁，所以不知高級文化为何物。

第二、来了两代或三代以上的移民，有很多都上殖民地政府开办或者支持的学校讀書，接受某一种教育，受过这一种类教育的人也吃了以下各方面的虧：一、平生无大志，只求做「財副」，因为志趣不高，所以趣味水平就低，於是所委求的文娛活动也就低級；二、依靠殖民地政府生活，所以不敢过问殖民当地的大事；三、如同在前例一样，殖民地政府也不容許他们过问殖民当地的大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在本地已当家作主起来，殖民地政府也收拾了包袱回家了，可是我们战前的那种心理习惯却遗传了下来，因此，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文化沙漠」。可是，我们是必定要清除我们的旧心理、旧习惯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沒有前途。對於刚才所提及的第一类人來說，他们已一、不再那么贫穷；二、老家变成已在这里，更沒有別的老老家可以回去；三、再沒有殖民地政府禁止他们干涉本地的事务，現在的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四、現在从商的，最少都有受过小学教育，多数都受过中等教育。對於第二类人來說：一、他们不能够再那样的平生无大志，因为大难来时，连「財副」也沒得做的；二、不是依靠別人的政府而是依靠自己的政府生活；三、殖民地政府已結束，現在的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因此，我們必須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

窮則變，變則通」。

我們這一個研討會是會研究到藝術——文化整體的一部份——的各種形式，即文學、繪畫、雕刻、音樂、舞蹈、戲劇等，可是這一個集子只是關係到第一種和最後的一種形式。這本選集里所收集到的都是：一、本地文學的優秀的作家；二、這些作家的優秀的作品。因此這本集子是值得大家嚴肅地來對待的。我們希望這一部小書，對於各位同學，能夠產生一種啓發的作用。我們希望各位同學會在談了這一本集子之後，因而發生對文學的興趣，同時，更因此而邁進一步，對整體文化發生興趣。

一個國家的前途決定於它的人民的志趣，這個人民的志趣就表現於他們的文化狀況，我們希望各位年青的一代大家都能够高尚其志趣，因而也產生一個高級的文化。各位年青的朋友，你們自己的前途是在你們自己的手掌里，珍惜它吧！

李廷輝



目 錄

散 文

春到人间.....	连士升	1
趁年轻的时候.....	杏 影	7
啊哈，海！.....	魯白野	10
銅鑼声中.....	苗 芒	12

詩 歌

我们有二百万能幹兄弟.....	柳北岸	21
泥水匠.....	柳北岸	22
胚珠的梦.....	周 榮	23
车經亞罗士打.....	周 榮	24
我的心是海洋.....	杜 紅	25
我底心掉了.....	杜 紅	27
馬六甲古教堂.....	鍾 祺	28
召唤.....	鍾 祺	29

小 說

河滩上.....	苗 秀	31
新加坡小景.....	謝 克	47
再見惠兰的时候.....	孟 毅	58
为了爱，妥协.....	韋 西	67

戲 劇

打破鏡子的女人.....	林 晨	77
临时抱佛脚.....	王 里	95
編选后記.....	孟 毅	115
封面設計.....	謝勳泽	



春 到 人 間

連士升

晴天雷動，大地春回，周遭顯着欣欣向榮的景象。

春，你是美麗的象徵。當寒風凜冽，白雪飄飄的隆冬，多數樹木的葉兒早已脫落得一乾二淨，樑上的燕子不知道那兒去了，連哈巴狗也懶得動彈。

可是春啊，世間萬物一聞到你的氣息，馬上顯着生機。萬古長春的松樹不必說，謙沖雅淡的修竹也不必說，和松竹結為三友的臘梅，當你閑步踏進人間的時候，便覺得心花怒放，個個爭先恐後地向你大獻殷勤。梅花的秘密行動，也許會瞞騙得一般俗人，不過很難逃詩人的慧眼。你瞧，『紅杏枝頭春意鬧』，光是這麼一個『鬧』字，就够我們普通人苦思三年，也沒法子想得出來。

春天好，最好要看柳絮和楊柳。嫵娜多姿的楊柳，經過嚴冬一再摧殘後，特別露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可是春天一來，它就活潑潑地蘇醒過來。它一天一個樣子，由鵝黃到淡綠，由抽芽到垂絲，還不是一二十天內的事情？

春天好，最好要看淙淙的江流。當春天來臨，崇山峻嶺的積雪逐漸融化，這些澄瑩清潔的雪水，由千山萬壑，匯流到溪澗湖沼；由溪澗湖沼，合併於江河。本來水量相當乾涸的江河，一旦得到這麼一筆橫財，不知不覺間澎湃起來。這種情形，那些為蝸角虛名，繩頭薄利攪得頭昏眼花的人也許想不到，可是走路時比哲學家還沉重的鴨兒卻看得很透徹。不然，「春江水暖鴨先知」這麼一個名句就落了空。

春天好，最好要看天真的兒童。當隆冬的時候，戶外北風刺骨，一般兒童都用棉衣紮得緊緊，顯着臃腫不堪，可是春天來臨，他們便脫下寒

衣，整天蹦蹦跳跳，玩玩笑笑，那蘋果色的臉龐，輕盈的步伐，活潑的舉動，使人看了非常開心。

春，你是溫暖的化身。生命是否富有意義，全看它是否有一些溫暖的人情味。有了溫暖的人情味，雖然物質匱乏，大家也過得很舒服。不然，像白頭宮女那樣，打到冷宮，一輩子聞不到一點春的气息，嘗不到半絲人情味，這就是白活了。

姤溫暖須從家庭做起。十九世紀的挪威戲劇大師易卜生，他心目中的革命的女性娜拉，須走出家庭。不過娜拉走出家庭後，許多問題還不能夠解決。我承認，無論男的或女的，除姤受高深教育，使經濟獨立外，最重要姤的还是需姤一個溫暖的家庭。

四十二年前，蘇聯成立革命政府後，許多人認為，一有家庭的觀念，便祇是小資產階級的落伍思想。但是四十二年後的今天，連最革命的人也覺得家庭可愛了。你瞧，克魯雪夫訪問美國的時候，隨行大批人馬中，還是少不了太太、女兒、女婿。這豈非證明血濃於水，從有血統關係的人物里，更能夠多得到一些溫暖的人情味。

家庭姤保持長期的溫暖，單純一個「愛」字還不夠，最好姤加上一個「敬」字。凡是能夠「相敬如賓」的夫婦，離婚吵架的機會，恐怕姤減少到最低限度。不但夫婦姤相敬如賓，連兄弟姐妹之間，也姤敬愛。相反的，假如一方是毫不客氣地亂鬧玩笑，結果，難免姤拉破臉皮。臉皮一經拉掉，以後裂痕長在，姤彌補也十分困難。

溫暖也應該從學校做起。本來讀書是人生快事，可是自學校成為學店後，問題可復來了。學店所姤求的是學費、膳費、宿費、案費、以及其他種種名堂的費用，不過交得起費用的，不見得會讀書，能夠讀書的，又交不起費用，於是萬仞的宮牆，便變成冷酷无情的地獄了。

考試的目的，在於考驗學生，看看他們所學習的東西是否能夠完全消化。經得起考驗的，須多教一些；經不起考驗的，須重新學習，把基礎打得結實後，再教新的東西。這辦法多好！

可是，經過長期的演變後，考試制度慢慢變質了。有些學校為著改善學生考試的成績，不惜採取「填鴨式」的教學法，整天教學生死談試題，或考試問答一類的書，捨本逐末，試題重於課本，課本重於一切課外書。上課毫無趣味，等到文憑到手，書籍便束諸高閣，此後，見書如見虎，再也嘗不到談書的真滋味了。

婆婆打媳婦，等到媳婦變成婆婆後，她又重打下一代的媳婦。教師箝制學生，等到學生變成教師後，他又加強箝制下一代的学生。什麼叫做溫暖？什麼叫做人情味？這些人根本不知道。既沒有溫暖，又沒有人情味，春的意义完全失掉了。

春，你是和平的代表。當人們提到春風和煦的時候，他們不僅注意到它的溫暖，而且特別關心到它的和平的氣象。真的，當一般親友聚集一堂，大家促膝談心，有說有笑，其樂融融，那時，你最好運用「滿座生春」這麼一個句子來形容整個和平的氣氛。

和平養益限天機。因為上天最大的美德，在於「好生」，委「好生」，須努力倡導和平。

記得一九四九年，世界和平大會在巴黎開會的時候，一代畫師畢加索，曾畫一幅白鴿來做該會的標誌。你瞧，白鴿性情溫和，舉止斯文，它既不貪食，又不愛侵略。它的大部份時間，都用來翱翔，一夫一妻，夫唱婦隨，它們除談情說愛外，再也沒有其他壞念頭。在歐洲各國，差不多每塊空地，每個廣場，都有成羣的白鴿在草地上覓食。任何人都都不敢傷害它們。日子久了，它們也相安無事，對周遭的人們有絕對的仗任，尤其威尼

斯圣馬閣廣場的白鴿，數目上萬。它們那麼大方，那麼廉潔，無論肚子多麼空，它們絕對不敢隨便偷喫小販在擺攤上的半粒玉蜀米，直到遊客破鈔，把一包一包玉蜀米買來，放在手掌中，或者扔在地板上，它們才敢以假假貼貼的姿態來吃東西。假如人類都學習白鴿那麼自重、自尊、自愛，那麼國防的屏藩可以全部拆除，家家戶戶連晚上也不必閤門了。

戰後世界有個最龐大的組織，這就是聯合國。雖然聯合國的理想要沒有完全實現，但它為和平的努力，差不多沒有一天鬆弛下來。

聯合國的國徽，是用嘉禾來烘托地球，「禾」與「和平」的「和」字諧音，人們一提到和字，似乎心平氣和，沒有一絲半厘恐怖的感覺。又，嘉禾是人類主要的食糧，人類才會生生不息，把生命無限制地延長下去。

白鴿和嘉禾，都是和平的標誌，一個動物，一個植物，有生也有死，它們的生命是有限制的。只有春，它是天地的菁華，不生不滅，萬古長春，所以在和平的意義上，用春來代表，比較用白鴿與嘉禾更深刻，雖然春是抽象的，不如白鴿與嘉禾那麼具體，能夠用彩筆表現出來。

生長在熱帶的人，對於春的意義，也許沒有什麼認識；對於春的滋味，也許沒有什麼感覺。

這兒沒有北風刺骨的隆冬，當然也沒有東風拂面的新春。

熱帶得天獨厚，炎炎的驕陽，充足的水份，造成無限的光和熱。這些光和熱化成氾濫的能量，使一切生物很容易繁殖。

慢說南洋各地連綿不斷的原始的森林，光是各種植物，它們都能够很快地長成。植物如此，人類也沒有例外，這兒有半打以上的兒童的家庭是再平常不過。假如是一夫多妻的家庭，二三十個兒女也不會使人驚奇。

當風日晴和的清晨，我獨自跑到嘉賓酒店的屋頂花園，舉目四望，只見到處都是一片深綠。它象徵着壯健，它也表現着誠實。因為周遭是一片

的深綠，偶爾萬綠叢中一點紅，人們倍覺喜愛。別的不用說，光是胡姬、夾竹桃、紅毛丹、四季紅等花卉，已經成為當地的著名園林，甚至普通家庭最好的點綴品了。

由於天時關係，南洋的青年男女，多是熱情奔放、天真活潑。

這兒的生活條件比較簡單，衣、食、住、等問題都容易解決。日常生活既然不成問題，於是人們就用不着怎樣勾心鬥角，有一天過一天。這種樂天知命的精神，使人很容易滿足，同時，因為人們太過容易滿足，所以他們的進取的精神便相對地受阻礙。

在南洋，各種宗教都相當發達。我曾細心思索這問題，我所得的結論是：宗教的發達是和生活的直接關係。在哀鴻遍地的飢荒年頭，在烽火連天的戰爭的區域，人們的生命危在旦夕。在那種環境下，人們只想怎樣解決下一點鐘，下一分鐘的問題，誰也沒有那麼閑情逸致來探討永生。

南洋的善男信女之所以時常焚香膜拜，為的是目前生活問題已經解決，剩下的是要解決永生的問題。中外古今的帝王，當他們充分享受人生的樂趣後，他們就想遣派方士尋覓長生不老丹。帝王做後做神仙，這本來合乎邏輯。南洋生活條件這麼簡單，各種問題這麼容易解決，所以人們也喜歡信仰宗教，這本是順理成章，毫不足怪。

北國的人們嘗到春的滋味，懂得春的意义，可是他們在隆冬時期所付出的代價，恐怕不是局外人所能够想像得到。

南洋的青年男女們，你們真是天之驕子。你們從來沒有看到枯槁黃萎的顏色，你們也極少看到鵝形菜色的臉孔。相反的，你們一輩子在繁盛、富裕、快樂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用最低限度的勞力，博得最高限度的享受，你們所過的比神仙僅差一級的生活，把功利主義哲學家的全部理想，毫不費力地實現了。

你们的享受既然这么丰富，所以你们应该对于世界和平多负些责任。

说来怪可怜。一百七十年前，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大口号，现在还是些空洞的名词，要把三大口号，一一变成事实，仍须我们特别加工。事实上，只有人类普遍享受自由、平等、博爱，那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和平女神才肯跟我们见面。

世界和平实现后，人们才能够很愉快地高喊一声：「春到人间」。

一九五九年圣诞节

誌於新加坡云海楼



趁年輕的時候

杏 影

一天到野外去，走过牛栏，看見黃牛吃草，牠在慢慢的嚼，慢慢的嚼。

牛吃的只是一些乾草，嚼着竟那么有味道；而那些乾巴巴的枯草，竟會使牠变成那么有肉，有力，有用的牛去。牠的上下顎在不停的动作着；牠是在从胃里面搬出一度吞下去了的草來咀嚼着，牠在反芻。

我站着，看了一会，走过牛栏时，咀里面似乎也感到一些想像的甘甜。

想到人吃过的东西，或經驗过的情感，也像是豈在反芻的时候，才更有滋味似的。

过去曾經享用过的或經驗过的，在当时並不觉得怎样；無論吃下去的东西是甜是苦，都差不多。年轻的时候，人们总像是在囫圇的吞着一切。这些吞下去的东西，一直在胃里，並沒有消化。等到年紀渐渐的大起来，曉得了咀嚼的滋味，而又不容易摄取到想吃的好东西，才又把那些吞在胃里的东西搬出来，細細的加以咀嚼；经过了反芻之后的消化，那些东西，於是也就成为真正的营养了。

固然，現在自己还很年轻，但却已是在反芻着更为年轻一些的往日的情感、生活和記憶了。这种反芻不独是会使那些在記憶中的鮮肥有无限的滋味，即令原本是草屑之类的东西，倘重新嚼过一遍，也是蛮不錯的。虽然，有些东西，倘細加咀嚼，可能也会出苦味，但嚼得久了，总是能嚼出甜味来的东西多。

年紀轻的时候，凭着健康的胃，不加咀嚼，只是囫圇吞下去了的悲伤，欢喜，憤怒，憎恨或是爱……在当时确沒有吃出什么味道来。吃过

的，不能祇是真正吃过；有过的也不能祇是真正有过。年轻时，身体好，毋須十分注意到营养或吃的方法，有东西儘可以照吞。因为你既生下来就是沒有病的身体，吃什么，怎样吃，都可以营养你，都可以使你变得強而有力。

但年長了之后，就有些不同了。在不自觉的当中，芰月就已迫使你必須細細咀嚼，必須选择营养食了。眼面前沒有好东西吃，或就有好东西也已經吃不下去；於是就只能去搬出那些儲藏在胃里或是在記憶中的好东西来养活你自己了。而也正是在这种反芻的时候，人才会觉出过去吃过的东西的真正的味道。

芰月虽說是会使一切有味的东西变得玄味，但也是一个会使玄味的东西显出真味来的好廚师。人在「反芻」时，不独是久远以前的明媚的春天，就是那曾經叫人不能入睡的月黑风高的夜，也都頗有甜味。

於是我想到，在年青的日月中多吃下一些东西总不会是有害的。只委你有一副健全的胃，儘管囫圇的多吞下一些，不消化也玄阔。

只是有一个条件：必須委長大，必須委活下去。設若吞下一些囫圇的东西就囫圇的死了的話，那就莫如不吞而活下去的为愈了。

时间会使你消化，会使你反芻；所以人必得委長大，才有意思。年委長了，你才能够把装在記憶中的情感重新搬出来細細的咀嚼玩味；这时，往昔囫圇落肚的东西，才会成为你的营养，使你的生命延長。

我走在田徑上，一边奢望的想着：現在还年轻，趁食慾旺盛的时候，多吞下一些东西藏起，那怕所吞的尽是草都可以，我該準備他日的反芻——反芻，那是會使苦的东西都能含有甜意的一种珍奇的作用。

存在的一切，确像是沒有白白的存在过，一切都有它们的存在理由。而人的眼睛，只委是睜閑着，也就会看出那些理由。牛吃草，牛反芻时的那么有滋味的模样……就使我想趁年轻的时候，多装进一些东西在記憶

里。有限量的会生病的胃，虽不容许人贪限量的吞下鲜肥，但那贪限制的不会生病的记忆——那又是多么善于贮藏的！——却还能容你装进去一些青春的贪饕的奢望。这就是人比其他的动物更为自由一点的地方，一种人才会有特权。趁年轻的时候，滥用一下这点特权吧，这是没有罪过的。



啊哈，海！

魯白野

从小我便爱海了。

爱游泳，爱划船，爱釣魚……就是这样我跟加东跟巴絲班諛結了不解緣。在我流浪的日子，我时常把自己比拟作大海的兒子。

在印尼当兵的时候，我被派遣到山地里去，任务是防守一段走廊地帶。在那边紮营，足足住了六个月头，面对着漫无入煙的曠野，我犯上了很沉重的苦闷了。每天，看看这呆板的平原我便要伤心。生活是单調的，乏味的，就是坟场也沒这末荒涼。中午，太阳热得像火球一般，把我们的营內晒成一座火炉，大家都褪了上衣打盹。找不到調整的办法，大家的精神都是痛苦的，枯燥的。偶然一两隻小鳥会飞过，在森林中吹口哨，打破了这沉鬱的空气；可是，这还不是撩起了我们的怀春之情，使我们更加痛苦些。晚上，輪到我值哨，站在黑夜的岗上，只有滿天星斗作伴。从对面山麓吹来冷峭的风，在長遍了茅草的曠野上呼啸经过，吹得草原起了波浪。夜半风中，我幻想草原变成了滔滔的海，我实在是怀上了重重的对海的相思了。

去年九月，我終於获得了从军队解雇出来的允許，今后我不必再忍受那些对着草原之海而叹息单恋的痛苦了。我立即弄了一辆车，赶到海滨去。

在大海的抽屜，我收藏了很多記憶。我想念着母亲，想念星洲。从爪哇返星，就得行过一条海水舖成的道路。大海，成为爪星来去之桥樑了。大海——多少英雄葬身在她的胸脯，多少悲壮的史略是蘸上了怒涛海浪写成的。我的一位舅父，就在六七年前一个耻辱的馬来海峽战役中結束了他的年青的有为的生命，他的船被炸沉了。我的一位表兄，在战前曾買了一

艘漁船。每逢假期，我便跟他出海捕魚。有時冒着狂風暴雨，我學會了像水手一樣在雨中粗暴地嘶叫，揮舞著手勢大聲疾喊到聲啞為止。拉著繩，祈禱天不要再洶湧起如山倒海的駭浪，經過一晚的苦鬥，我們又平安地滿載歸來。看看新加坡海上安閑地扯起白帆在漂流的木造船，誰會想像到我們昨晚所經歷的危險呢？

有時我也恨海，恨她讓船隻把我們心愛的人載走了。人生最苦，就在別離時。八年前，我曾經在海邊送一位名叫荷花的女朋友上北返的道途去讀書。船上我們幼稚地相對哭泣。船笛一响，我首次感到對海的恨。以後，我的恨也漸漸消失了。為的是大海又一次一次從遠方帶回來了荷花寄來的素箋，訴說相思，申訴她讀書與工作詳情。

年青的海是有很多姿態的。在我回來後的三個月，找不到工做，就在海邊消耗我的失業的日子。我多半是拿了一冊詩集，躺在紅燈碼頭的石階上研讀。倦了，就看船，看海，看人。海在和氣的時候有點像待嫁的少女，斯文，清潔，美麗，溫柔。海一發起怒來，便兇惡地濺起白茫茫的浪花，海風猛烈地吹，這麼，我就倒楣了，因為我只穿著單薄的衫，抵抗不起海風束襲的冰凍而戰慄。海空在早晨一定抹上了胭脂的，嫵媚可愛。有時海面充滿了浮雲，素白的淡粧，會使人聯想起一個少婦，在憂愁一些家庭瑣絮。

新加坡是一個海市。從山城到海市，我走了一大段的路，現在祇是已回來了，祇是已遂心願了。看看海，我很興奮。幾隻燕子在水面掠過，一隻，兩隻，三隻……吱吱地呢喃著他們從故國烽火中出來一些鄉訊，我含意地也在呢喃「啊哈，海！我慶幸又能回來。雖然這次是空著雙手回來，我相仗妳仍是張開雙臂來歡迎我的。沒有人會比妳更愛我了，也沒有人會比我更熱烈地愛妳！我們的愛情是永遠的，鞏固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

銅鑼聲中

苗 芒

我們做童年的夢，背景總是窮困破落的甘榜。

泥濘的黃土路旁，常是大豬小豬做美夢的溫牀，鴨子把不流通的臭水溝當作游泳的池塘。一到傍晚，挑水的女人在公共水龍頭集合了。談笑，相罵，互相交換一天的見聞，互相指出誰家的長短。水桶相碰里，水花濺聲中，一個謠言就這樣輕易地傳聞。交叉路口的咖啡棚，日里蕭條，夜里熱鬧。播音機里一會兒有大鑼大鼓，一會兒出現豪俠神怪。火熱的大光燈下，顫抖的手盡在摸索希望，是誰福氣拿到一張好牌，發出陣陣得意的笑。也有的悠閒地下一盤棋，旁邊却有人大談女人，有人調解糾紛。那臉黃肌瘦的又在流鼻涕打哈欠，於是掙扎起身，拐進棚后的小房間。

甘榜里歪歪斜斜到處是擠擁的亞答屋，地上有些鋪着一層薄薄的石灰，有些連凹凸的泥土也沒有剷平。屋頂的亞答完好的真難找，能遮補的鐵皮鋅板碎片以及各種不可名狀的東西，都可以在屋頂上發現。就在几百几千個這樣百孔千瘡的破爛屋頂下，人們想盡各種方法生活。痛苦煎熬，在昏暗霉濕的角落裡過着人類卑賤的日子。剝蝕的板壁上，斑斑點點，都是血都是淚。然而，也有在希望着的，雖然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雖然有些是那樣幼稚和可憐。

那時我們都很小，東聽西聽，甘榜的不幸故事也知道不少，但像我們那般年紀，小小的心還不能裝進去，最多一兩天就忘記。我們祇幸運，鼻孔里還老伸縮着兩條黃濃鼻涕，就赤着腳挾了兩本爛書上鄉村小學。一個早上跟肺病先生亂嚷，放學回家，把書包往牀底一扔，脫下上衣，找那些難兄難弟玩耍了。老榕樹下是我們的天地，打石彈，擲銅錢，每一個時期都有它流行的玩藝。有時我們也賭博，一分兩分，一次我們把買蝦米的一

角錢輸光，回家給媽媽打個半死。

雖說是天天玩，不會沒有玩倦的日子。週末晚上，沒有人帶我們逛遊藝坊，騎木馬坐相撞車。禮拜天，風和日暖，海邊公園怎樣的好玩，我們夢里也不能去。聽說那一間電影戲院正在上演「孫悟空豬八戒」，向家里哭着吵着，終歸還是自己失望地走開。除了盼望新年快點來到，我們都希望寄托於酬神的出街戲和走江湖賣膏藥的耒甘榜里做生意。新年，懸住了多少窮苦孩子的渴望的心呀！它老是讓我們等得不耐煩而不斷對着日曆將它詛咒。酬神的戲一年演一次，我們同樣討厭那個神，為什麼神的生日也同人一樣，不能多幾個，讓我們多看幾回戲。這樣，走江湖賣膏藥的就為我們所熱愛所關懷了。經常，都有不同樣的耒。黃昏里，在老榕樹下，一盞把氣打得飽滿的大光燈擺上了。「嘖嘖嘖」，那鑼聲多為孩子們所熟悉，多使孩子們感到親切呵！

這時，也許正在吃晚飯。天天那兩碟菜，除非過年過節，才有一點變化。耒不是單白飯吃不下，才不稀罕吃它。勉強嚥着的時候，嘹亮的銅鑼聲在老榕樹下響了起來，一陣急促得使人聯想起發生什麼緊急可怕的事情，又一陣却是低沉下來，一聲聲慢條斯理。我們知道老榕樹下即將有一番好看的熱鬧了。平時耒吃半天，現在三兩口已經把整碗飯塞進肚子。丟下碗筷，一溜煙，直往老榕樹下奔去，嘴里嚷着：「呵，變把戲的耒囉，變把戲的耒囉！」如果他們耒遲一點，天黑上燈了，我們就耒給媽媽迫坐在板凳上讀當天學過的書，寫明天耒交的字。煤油燈昏黑不亮，放遠一點太暗，放近些又熱得耒出汗。天氣熱得很，沒有風，讀着寫着，心早已不放在房里。「嘖嘖嘖」，救星耒了，老榕樹下人已經圍得不少了吧，明天先生耒打，最多伸出手，這時無論如何耒草草結束了。媽媽遇到這種情形，也特別通融，只耒合上簿子，說一聲「完了」，不必聽她怎麼回答，更無須等她去檢查，開門就可以飛跑出去，時間多寶貴，也許正在變新奇

把戏，迟一点去，吃虧是自己。

走江湖卖膏药的最喜欢到像我们这样拥挤的甘榜。你们有钱，从小就住在美丽幽静的郊外别墅里，每一家前面都有大草地，每一家的铁丝网都把自己围得高高的，大铁门锁得牢，还加上恶狗的逡巡，他们是不肯去了。只有在我们穷困破落的甘榜，每一家的门都敞开，没有高篱笆，没有大恶狗，大家亲热地来往，人们欢迎他们。锣声不久，人早热烈地围了密密一大圈。穷人那能像富人风吹草动就看医生，向他们买罴海狗油，刀割火伤，不但可以帮助自己，还能医治邻人。孩子常不安宁，也可以买包药粉药丸放在家里，做工时跌倒扭到，老年人腰痠骨痛，跌打膏药有的是，于是我们的甘榜就最常有他们来了。在我们童年的梦里，他们塗下了鲜明的色彩，烙下不可泯灭的痕迹。你们该羡慕我们吧，你们羡慕我们呀！我们在我们童年里，我们在我们甘榜里，过着多少个多采的夜晚，看过多少种走江湖卖膏药的表演。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出卖他们的药品，用他们的痛苦，用他们的汗，他们的眼淚和鮮血。有些人委生活多艰难呀，一次又一次，我们小小的心灵常带回一些惆悵，一些不安。如果我们对受苦的人类对受苦的土地有所热爱，对美好幸福有所希望和期待，这些都应该开始培植在穷困破落的甘榜，培植在铜锣声中走江湖人的血淚苦痛里。

我们自从离开了童年的甘榜，也搬过几次家，一些琐碎的东西早掉的掉，丢的丢，有些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了，却一直不忍抛弃，一直追随着我们，从这里到那里，从那年到这年，老佔据着我们的感情。就说这小罴海狗油吧，也快乾涸了，家里的人没有一个会記起它，更谈不上需要它，可是它被我们珍藏着。我们那是珍藏这罴快乾涸的海狗油，我们是珍藏一颗童稚的心，一个童年辛酸的記憶哪！

一样的「嘭嘭嘭」铜锣声，一样的我们迅速放下了碗筷，放下了功课，一样的老榕树下，人早已密密地围着一盏把气打得饱满的大光灯。我

们飞快地赶到了，矮小的个子，只委往人叢中灵活一鑽，很容易就可以鑽到最前排，佔有一个最好的位置。

这次共来三个，看样子，应该是一家人。老的年紀五十多，削瘦的下巴長滿短鬍子，两眼有神，身体也相当結实，一条短袖圓領的白線衫，滿身汗，越显得發黃了，湿漉漉地紧貼在皮膚上。和通常打拳头的一样，用一条白布帶把腰束得快断成两截。穿着黑綢長袂，沒有紮脚，下面是白袜黑布鞋。小伙子打鑼，和老人一样装束，只是多紮脚，臉色不怎样好看，也許刚病好，他站得和观众最近，叉开两脚，毫佻表情地打。另外一个是小姑娘，十四五岁，两条小辮子，过时的花布衫袂，帮着老人摆傢伙。

地上鋪好了一块肮脏的帆布，一边堆滿大罇小罇的海狗油，另一边空着，写上主人的招牌，还有海狗油的各种功用，为了怕观众看不懂，加上图画說明：手指被刀割破，臂膀誤火燒焦，脚跟給蛇咬到。两傍摆些打国术用的傢伙，佻非是槍啦棒啦，这回多了一把少見的三节鋼鞭。

鑼声一直沒有间断，人是越围越多了，吵着闹着，尤其我们这些小孩子，等得不耐煩，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忽然相罵起来，有些就幸災乐祸在旁指手画脚，煽动战争的爆發。老人看在眼里，走过来将他们拉開了。「快点啦，快点啦！」我们大声的催他，老人於是走到圓圈的中央，站定了，向四周一拱手，对打鑼的小伙子作了一个手势，嘹亮的鑼声即刻沉寂下来。

「各位阿伯阿叔阿哥，各位阿婆阿嬸阿嫂，各位朋友，今晚……」

似乎是一条公式，那一个走江湖卖膏药的都委这样交代。他讲的是廣東話，每一句由小伙子翻譯成不怎么正确的福建話。还是老套，不太新鮮，不外是个人的光荣史，怎样足跡走遍大江南北，到南洋又怎样一国过一国，一州过一州。虽然中间穿插有趣的話，惹得观众發笑，但孩子们那里委听，誰不是等看变把戏。孩子们的势力相当大，老人看风转舵了，順

着孩子们的意思，来一套变雞蛋。这仍然不很新鮮：雞蛋用手巾盖住，口中唸唸有辞，一会儿打開一看，不見了，找呀找的，从一个沒有穿袜子的孩子的小鳥那里摸出来了，大家拍手叫好。

於是，他又剪了几个昏人，把他们藏在手巾下，說等一下这些昏人会拿菜拿酒，会唱歌会跳舞。我们睜大眼睛，緊張地等待奇跡在老人剪成的昏人身上出現，然而老人却叫小伙子打鑼，自己打国术了。我们觉得真乏味，只得忍耐住，接着小伙子的鑼交給小姑娘，耍了一套三节鋼鞭，很有两手，可惜有时舞得太慢了。而昏人依旧給手巾盖住，沒有动静，老人彷彿早已忘記，连看都不看一眼。

「拿傢伙来！」老人威武的命令着。

小姑娘遞給老人一把銳利的小刀。老人開始說話了，他先从祖父講起：祖父得了奇人秘方，製成海狗油，然后傳給他父亲，然后傳給他自己。於是又講海狗油的功用，指着帆布上的画：火燒淋到，蛇咬刀割，說到刀割，他翻弄着手上的小刀，用拇指試試鋒利。觀眾屏着息，后排的都吊起脚跟伸長脖子，小孩子心跳了。老人向周圍扫了一眼，迅速捲起右脚的扶管，你想我們看到些什么了？蒼白的大腿上，滿滿是刀割的伤痕，那真数不出有几道，日子久的已經長滿了肉，有的結着黑疤子，几道想是新近才割的吧，紅紅的，大力一动，也許还会再流血。伤痕上油膩膩，那自然是海狗油了。緊張的場面馬上委閑始，鑼聲打得更是一聲紧过一声。刀子这时已經按在大腿上，沒有人挪动一下，空气好像凝結住，孩子们緊張地咬着手指。打鑼的小伙子依然像是先前一样毫玄表情，眼睛直瞪着空虛的黑天，顏色不大健康的臉上淌着汗。小姑娘，自从遞过刀子之后，就自然地站在老人身旁，两手垂在前面，手指交捏住，不动地注視她爸爸那伤痕累累的大腿。老人刀子一抽动，先是一道紅線，一眨眼如河堤崩潰，血湧出来了，分成几道支流沿着大腿向下流。空气变成固体。小姑娘的手指

更用力地交捏住，像要把它捏碎，那双眼睛，茫然神失地一转也不转。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眼睛，我们有看过湿润的，有看过含泡泪水的，有看过淚珠一串串掉落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眼睛。老人还不肯停住，讓血任意地流，浪费地流，看着自己的血，看着观众紧张的神情，他再往上多加一刀。这时小姑娘已经很快地打开一罇海狗油，倒在她爸爸的大腿上，老人才拿一块布（满是血渍的布！）拭去大腿上的血。血不流了，是海狗油的效力呢，还是血都流完了，我们不知道。

空气慢慢开始溶解了。有如经过一场风暴，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老人把还沾有血跡的刀丢在帆布上，「卡郎」！多可怕的响声。扶管放下，刚才發生的血淋淋一幕就这样遮掩过去。

老人最后向观众介绍他的海狗油：小罇的五角，大罇特别优待只收八角，还说为了救世人，他仅收本钱，分文不赚。观众最初迟疑着，很久都没有人上前买一罇，老人的話渐渐含有乞怜的成分了，总祇有一个中年妇人买一罇小的，接二连三买的人才多了起来。我们想着小姑娘的眼睛，想着老人大腿上的血，再看帆布上沾满血跡的鋒利小刀，我们从人叢中鑽出来，跑回家，气喘喘地拉着媽媽的手。

「血，血，用刀，老人……」

媽媽起初惊疑住，由我们断断续续的报告，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搖撼着媽媽的手，一定妥她拿出錢来买一罇，带着撒娇，带着哀求。我们自然知道她没有什么餘錢的，而我们这时什么都不管，好像觉得如果媽媽不拿出錢，那我们的大腿上就会給刀割着，和老人一样，流着殷紅的鮮血。經不起我们苦苦的糾纏，媽媽掏出几个銀角了，我们一鬆手，就尽着最快的速度，直奔向老榕樹下去。

我们的甘榜，同样走江湖卖膏药的常来了又来，或隔三五个月，或隔一两年，但那拿刀子割自己大腿讓血一直流着的老人，自从那晚以后，到

我们离闹甘榜，都沒有看到再来过。我们看完老人的表演，就常在老榕树下談起他了。誰也不再提起老人后来沒有叫聾人跳舞唱歌，这种情形，若換別人，我们一定大罵，說他的膏藥是假的，他多丟臉，只会誇口，把戏却变不成。我们老是忘不了老人手里的刀，老人大腿上的血。

「他为什么不会痛？」

「他怎么不会痛？」

「他也許慣了」

「他委割多少次才会慣？」

如果真的是慣了，然而当生活逼迫得他第一次向自己完好的大腿割下一刀的时候，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向自己的大腿上割下第一刀的时候，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怎样的一番感受。他们一定是不喜欢黑夜的了，黑夜里他们就委痛苦，就委流血。一代代，一年年，多少个黑夜呀，多少次痛苦，多少次流血！我们那时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新闖进我们幼稚脑子里的一些问题，还是会追究地胡思乱想下去，自然都是无法得到答案，即使有，也多么可笑，就像那晚我们向媽媽討錢買海狗油的动机，現在想起来仍然很迷惑呢。告別童年的梦境，告別童年的爱憎，我们就不會再依偎在这有百孔千瘡的破烂屋頂的甘榜的怀抱。在无数黑夜里也許就有这么一个黑夜，同样的銅鑼声又在老榕树下响起，老人已經不在了，主角是他的兒子，那个小姑娘該長得很大，也許已經嫁人，再不每夜拿刀給自己的亲人，看着自己的亲人流血；也許小伙子也結婚，娶的还是江湖兒女，这时正在为丈夫打鑼，正在拿刀給丈夫，正在看丈夫割自己的皮肉，在他们旁边，爬着的是他們的兒子。

「太慘了。」你說。

說慘，那慘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我們說過，在我們童年的甘榜里，我們看過各種不同的走江湖賺一點最低限度溫飽的方式，就像委賣一罇几

角錢的海狗油，不但割自己的皮肉，還有呢，海狗油的功用，老人那鋪在地上的帆布不是曾寫過可以治蛇咬么？在任何一个黑夜里，老榕树下忽然一阵銅鑼聲，大光燈，密密麻麻的人，又是孩子興奮的時候了。老印度玩蛇者用籐筐盛着斑斕的眼鏡蛇，彎下腰，對着牠吹起神奇的魔笛，蠕動着，蠕動着，豎起來了，鼓起兩頰，像蝴蝶的翅膀，兇猛地露出兩根大牙齒。老玩蛇者一手拿笛，一手伸近去，驀然食指被咬住了，咬得那麼緊，老玩蛇者好一會才放下笛子，那可怕傢伙隨着也全身癱軟，跌回籐筐里。被眼鏡蛇咬過的食指伸到觀眾面前來，一個一個輪流看過去，血也一滴一滴的滴過去。黝黑的臉孔被大把鬍子遮去一半，還咧開咀笑呢，然而那是一種什麼名字的笑呀！海狗油說是還能醫治火燒，自然會有人現身說法來表演了。我們也曾經在老榕樹下，懷着跳動的心，看那為了委以一罇海狗油向觀眾換幾角錢的人拿一把熊熊的烈火放在自己的手臂下，咬着牙根任它去燒，等到起了泡，等到快燒焦，他的女兒，不然是他的妻子，會搶去那火把，然後為他塗抹所委出售的藥品。這種情形，我們常不忍看完，我們自然不能每次買一罇來安慰自己的心，同時，委是那次沒有生意，甚至一罇都賣不出去，那我們回去將有幾個晚上不能安眠，將在幾個夢里看到燒焦的皮肉，看到滴滴的鮮血。

現在我們都已經長大，感謝我們的土地，在她的滋養下我們健康和茁壯。童年距離我們越是遙遠了，遙遠的是童年的冬月，遙遠的不是童年的痛苦，童年辛酸的記憶。那能激起我們感情波動的銅鑼聲如今還時時迴蕩在我們的心上，於是我們就計禱這些勇敢向生活挑戰，勇敢以自己的血肉堅持着委活下去的人渡過了幾個黑夜，還有幾個黑夜過去就有白天到來。如果我們對受苦的人類對受苦的土壤有所熱愛，對美好幸福有所希望和期待，那這些都應該開始培植在窮困破落的甘榜，培植在銅鑼聲中走江湖人的血淚苦痛里。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五日



我們有二百萬能幹兄弟

柳北岸

我們有二百萬能幹兄弟，
我們有一片珊瑚色土地，
時時可以望見遼闊海洋，
海洋是我們生存的長堤。

我們有千萬形象，顏色，聲音，
激瀉着澎湃宏麗的巨力，
像一顆顆的金星伴着眉月，
排去了雲翳在東方突起。

我們妥造個堅固的堡壘，
由四百萬隻手合力堆砌，
週遭有春風年青了花樹，
用踏實的智慧團結獨立。

每一寸空間都填上了熱愛，
每一個人的心裡都豎起了大旗，
似一股洪流急急奔來，
為建設新國而抗爭到底！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

泥 水 匠

柳北岸

一把蘆掃，
 是生活斗争的矛，
 照财主的样，
 依头家的稿，
 刷它一次又一次，
 走过了房兒一套又一套。

廿层長楼爬上，
 休管色彩多少，
 低处用手，
 高处用篙，
 任日晒，
 浪热熬。



衣服像花团，
 汗兒不断地冒，
 不怪它是七色玉宇，
 亦不想自己住的是黑牢，
 待明日收了工，
 給哥兒娘兒去舞蹈。

一九六七年五月廿日

胚珠的梦

周 粲

一粒胚珠

躲藏在子房深处

它是那样盼望着

绿叶上花冠的嫣红

春天已降临人间

到处是一片温暖

它似乎听见鸟儿的啼声

艳阳下落着金色的羽毛

它彷彿看见

蜂蝶成群在飞翔

牠们显然都忙于

完成这一季节的丰收

於是胚珠轻轻地呼唤

来吧 来吧

亲爱的昆虫们

请靠近我的身旁

每一个星光灿烂的晚上

它都做相同的梦

梦见花朵凋零时

它结成一粒种子



车經亚罗士打

周 燦

在这样的二月天
太阳像一把火焰

一望無际的褐色
是收割后的稻田
水牛在河中洗澡
太阳像一把火焰

浮动的是白白的云
静止的是蓝蓝的天
群山如酣睡的大兽
太阳像一把火焰



胶树转成了金黄
林间积落叶片片
歪塔屋罩住几个阴影
太阳像一把火焰

太阳像一把火焰啊
在这样的二月天

我的心是海洋

杜 紅

我的心是海洋。

虽然我才活了二十三，

它却想着千千万万年。

是的，我的心是一个海洋。

我的心是海洋。

它只有在夜里歌唱；

白天里讓市井的喧嘩代替吧，

它只委在沒有声音的时候歌唱。

我的心是海洋。

人们把痛苦隨便的丢了，

它们都落在我心上。

呵，是的，我的心是一个海洋。

我的心是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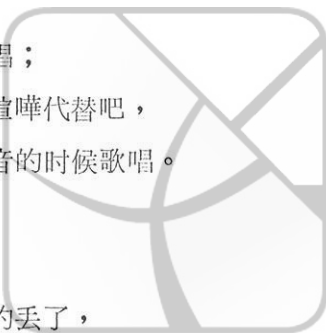
人们只想着自己的一生，

它却想得更多，更長。

呵！是的，我的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洋。

我的心是海洋。

它的思潮包围了全世界，



在每一块大陆的邊緣歌唱。

呵！是的，我的心是一个海洋。

我的心是海洋。

人们睡觉的时候，

它还在思想。

是的，我的心是一个沒有休息的海洋。

我的心是海洋。

世界呵，你什么时候和平。

讓我的心能够平靜欢暢？

我的心呵，是海洋，是海洋。



一九五九年

我底心掉了

杜 紅

姑娘，我底心掉了。

掉在你家那口水井旁

要不然，妳抽井水

我的心也隨着那水桶抽下抽上？

姑娘，我底心掉了。

掉在你家那个小廚房

要不然，你扇炉火

我的心也跟着那炉火越燒越旺？

姑娘，我底心掉了

掉在那棵膠树旁

要不然，妳刈树膠

为什么我的心也像那膠乳一般纏綿？

姑娘，我的心掉了

掉在那水中央

要不然，你洗衣裳

我的心也跟着河水搖搖盪盪？

姑娘，我底心掉了。

一定掉在你那里

要不然

我怎么整天想着你？



馬六甲古教堂①

鍾祺

流觀着這一片頹垣敗瓦，
摩挲着每一方斷碣殘碑，
何其淒冷的十六世紀的聖地，
何其闐然的聖芳濟的幽靈！

那曾是蜡炬通明的莊嚴寶殿，
如今是蝙蝠潛伏的窠穴；
那曾是純潔的大理石階級，
也爬滿着蕪草與蘚苔。

開拓海外王國的幻夢，
已像繪着骷髏的黃帆為風暴擊碎；
海盜與征服者的聲名，
同樣是歷史的累贅。

當夕陽拖着被地的金色長袍遠去，
夜神給僵冷的石像投下黑影②，
這時候古教堂的殘骸，
只有夜蟲偷偷地為他致哀。

①據「馬六甲史」載：「聖保羅教堂，建於山頂，適位城之中央，係馬六甲最富之教堂也。一五四五年，葡僧聖芳濟（St. Francis Xavier）至馬六甲，即寓此堂。一五五二年歿於廣東上川島，翌年移葬於聖保羅教堂中，至一五五三年八月再移葬於臥亞。今此堂遺址仍在山巔，而聖芳濟之空墓在也。」

②指教堂前的聖芳濟石像。

召 喚

鍾 祺

我昂首闊步地在馬路上走着
幸福的响往在召喚我的心
於是我對行人 房屋 天空和樹木
生起了一種親切的感情

誰能够想像 一個夜晚如一個世紀
令初次登岸的人也受吃驚
今天 每個人都謙恭有禮
每個人都笑臉相迎

燕子一早就在電桿上舞蹈
歌兒也唱得特別好听
車輛和輪船的汽笛也懂得节拍
一唱一和地競相奏鳴

打掃街衢的印度兄弟也異常殷勤
他把敗葉和殘花掃得那麼乾淨
太陽從碧波上嫵媚來到
蔚藍的天空飛着朵朵白雲

我的腳步更快 更輕
我的胸膛也更加直挺

我对这土地上的一切景物
有着无比强烈的爱情

一九五九年自治日



河 灘 上

苗 秀

河灘上括起一阵湿风。黑色的河，給白天的太阳蒸氤起来，凝固在河面上的一股氲臭的气息，开始給吹散闲来了。

河对面是一排热带特有的浮脚阿荅厝，白天河水往往漲到这些阿荅厝的底下来。再过去便是造船廠，这当子，造船的估俚都走了，沒有造好的木头舢舨，躺在氲臭的烂泥滩上，像史前遗留下来的什么古生物的骨骼。河滩上那些打木头刨下来的刨花，也給晚风捲得四散闲来，悉悉索索的响着，有好些給吹到河面上，随着黑的水流，緩緩的浮动。

这一个黄昏天色暗得特別快，大地很快地昏濛起来，厚厚的灰色云团，掩沒了西斜的太阳。河畔几株高矗的木棉，变成了墨綠色，格外显得阴阴森森的。远处，那个遊艺坊的上空，幌着亮光，坊里的商店，食物摊档，戏院都燃了灯，準備迎接遊客了。

「睇情形又委落雨了……」

沙梅瞅了一下天色，自言自語的，不由得加紧了脚步，横过金昇桥，跨下几級石，落到河滩上石級来。

她担心淌起雨来，等阵去医院看望自己的男人就麻烦了；这条馬路光秃秃的，沒有騎楼避雨，自己又僱不起三輪车。今兒晚上不去可不成的，她已经有两天沒去医院了。

她懊悔刚才在牛车水耽擱的时间太久。

今天三十号，她沙梅午后下了課，向校長領了那支剩的二十扣錢薪水，馬上赶到牛车水去。除了買一些不能不買的日用东西，还特別替那个病在医院的男人買了几粒苹果，用四扣錢的代价打一家糖菓鋪買了一小盒

澳洲出品的餅乾。開頭她老嫌貴，可是糖菓鋪那個伙計告訴她，這是光復後打澳洲運來的「末路貨」，經過三年八個月光能啃到木薯一類貧乏食物的窮困生活，這末精美的餅乾，當然是侈奢品。她沙梅便買下末。想到這小盒的餅乾會給病人帶來多大的喜悅，她覺得四扣錢祇不得什麼了。

战火好容易熄了，東洋鬼子帶了比一九四二年春澳洲俘虜更沮喪更是絕望的臉孔給驅進了集中營。這個殖民地上的人們都噓了一口氣，為的重新瞧到自由自在的太陽光而幸福地微笑。他們萬沒有想到，生活照樣的痛苦。戰爭毀滅了一切，就說是和平了吧，人們仍得在很長時間里，為這場戰爭的過錯付出痛苦的代價的。

這些痛苦的日子，給她沙梅的額上多刻上了兩條綫紋。她原來是好看的，可是這當子別人很難打她那付秀麗的臉孔上看出一絲兒青春末；只有兩支大眼珠子，有時還閃灼着動人的亮光，那是帶了憂鬱意味的，對生活的重壓不甘完全屈服的，渴望着生存所燃燒起來的光芒。

這當子，兩支大眸子正燃起了這樣的亮光。

她覺得，儘管這個月的薪金，現在只剩得有一扣零幾角錢，下個星期的生活費又發生問題，可是眼前總祇有了一個小學校教員的差使，雖說每個月只拿四五十扣的收入，總比半年前紅毛政府回來初期，宣布椰樹票〔註〕作廢，自家靠了表姊周濟過日子末得好點。

河對岸掠過來一股飽含了濕氣的晚風，一綫長髮給吹落到鼻尖上末。她停了腳，把右手拿着的那包東西，塞進左手挽着那個已經裝得滿滿的帆布袋里，然後舉起右手末把頭髮理好。站在这里，能夠瞧到自家那間小板厝的阿荅屋頂，跟一把傘似的遮在屋頂上的那株給吹得前仰後合的查李樹。

這一末心里頭可更焦急了。她沙梅希望趕快回到板厝去弄好晚飯，打

註：日本軍用票

表姊那边把孩子領回來，最好在落出雨之前趕到醫院里去。她想到早上在校里看報，談到的一段新聞，介紹戰時堯明的一種醫治肺病的特效藥，叫做「殺脫癆母」什么的，這個新聞講過這種特效藥的玄上威力以後，還告訴讀者，這特效藥很快就運來新加坡了。嘿，這是個叫人興奮的消息，她決計等陣把這麼個好消息捎給躺在醫院里的阿代。

她老輕快地橫過河灘，朝自己的小板厝走去，抹過一個灣，那間小板厝的前部就展示在眼前。

意外地，她沙梅瞥見表姊已經把自己那個四零的兒子阿黑帶了回來，坐在門檻上。

自從到學校里教書以後，她把孩子托給住在街上的表姊，但表姊忙着替人縫衣，除了有很重要的事，很少親自帶小孩回來，每天都是她沙梅自家去領回來喫晚飯的。

這當子，表姊那麼急急忙忙的把阿黑帶回來，一顆心不由得挺了挺：

「不是阿代在醫院發生什麼……」

她不敢想下去，但腳步卻下意識的放慢了，她怕自己那個可怕的預感成為事實。

「媽媽，媽媽……」

還是小鬼眼尖，一下子就看見媽媽回來。這小鬼一住嚷一住迎了沙梅跌跌撞撞的跑上去，扯了媽媽的手：

「糖……糖……」

做媽媽的卻把手里那個帆布袋舉高了些，不讓孩子搶，衝了那個打門檻站起來的表姊喊了一聲：

「表姊。」

她習慣的招呼一下，同時卻拿了疑問的眼光盯住表姊的臉孔，代替了沒有講出來的話：你來這裡不是出了什麼事吧？

「我等你好一回了，你今日点解咁迟呀？」

那个表姊不等对手答腔，便拉了她一把，满脸焦急的神色：

「来，来，我有話同你讲。」

踏进屋里，表姊的嗓音是严肃的：

「阿梅，松生回来了！」

这末简单的一句话，像一根棍子朝她沙梅脑子重甸甸的敲了一下，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点不相称自家的耳朵：

「表姊，你讲什么？」

「我讲你的松生回来了。」

原来今天晌午过后，她老刚晒惯了洗乾淨的衣裳，突的听说有人来找自己，她揩乾了两支手，走到楼梯口一瞧，瞧到那个挽了一口皮箱站在门口的汉子，那当子她吃惊的程度也不下於眼前的沙梅。

「怎么？松生回来？这是真的吗？」

沙梅一屁股跌坐在一把矮凳子，眼珠子怔怔地瞪住门外河滩那愈来愈浓密的暮色。搁在河滩上那些还没做好的舢舨，再远处的河边的浮脚厝，那轮廓都变得模糊起来。桥头那两盏煤汽灯什么时候已经亮了，却只有了两点淡淡的黄光。

「唉，不是说已经死了嘛？难道是阿代骗我不成……」

沙梅两支手掩住了脸孔，猛可啜泣起来。

四年多前，在一个黎明之前，东洋鬼子的轰炸机羣在这个殖民地的海港那些狭窄的市街丢下第一颗炸弹后，过了没几天，和松生一道开船的那个阿代突的单身一条回来了，只穿得一身肮脏的衫裤，此外就是带回来那个恶耗，说是他们做工的那条鸭家船，才开出香港一天，战火就爆发了，那条轮船给东洋鬼子炸沉了。

「我们给打捞起来的，一共五个，」这个逃生回来的答覆沙梅的一连

串問話，「松生嘛？我不曉得他的下落，不過，我亲眼睇見他掉在海里，也許他是……」

以後那些話，她沙梅沒有再聽進去——她暈厥過去了……

跟着，那三年多的淪陷時期生活，是一個漫長的噩夢，姪沒有阿代常常接濟，她沙梅母子倆早就餓死了。人，畢竟是情感的動物，這末到了淪陷第二年的年底，她沙梅便跟阿代同居了，這個當然主姪是為了感激男的幫忙，不過事實上阿代也是個心地善良的漢子。

可是，晴天里一個霹靂，却說松生回來了。

「天呀，這是怎麼搞的……」

有一支手臂圈到自己的肩膀上來，那是表姊勸她不姪哭：

「噓，事情到左咁地步，你乾哭也玄用呀，姪想個辦法啦。」

「我……我有什么法子……」那個嗚咽得更響了。

阿黑那個小鬼頭，閉頭怔怔的睜大了兩支小眼睛看着這一切，這當子，他兀的嘩的一聲嚎哭了。

做媽媽的把兒子拖過來，摟在懷里，拿自己滿是淚痕的臉貼着小孩子的小臉，一住嗚嗚咽咽的：

「嗚，我們的命好苦呀……………」

表姊沉默了一回，才把意見提出來：

「照我的意思，你最好暫時不姪諗松生曉得你跟阿代的事，好在阿代現在在醫院，這件事容易辦得到的。」

所以，她剛才把松生哄住，留在她家里，她好趕來通知沙梅，讓她沙梅有個時間準備。

「不過，這事能夠瞞得住幾天？」

「呢個當然難說，」做表姊的噓了口氣，「瞞得一日祿一日，個時候睇機會行事吧。」

她沙梅一顆心亂极了，一点主張也沒有。

临走当口，那个做表姊的瞟了掛在板壁上阿代那幀照像一眼，吩咐道：

「阿梅，你得快的把阿代的東西收埋呀。」

二

太阳才照亮这个河滩，沙梅就爬起来。她瞟了身旁松生一眼，这个刚回來的流浪人还一直的打着濃重的鼻鼾。沙梅睜着两支失眠的眼睛，到廚房去燒早飯。今天她原該休息，待在屋里陪松生的。可是不能，她怕對着松生，看到丈夫，她不由得起了犯罪的心情。她得躲開去。还有，阿黑这小鬼，小孩子口多，雖說自己昨晚就警戒过他，不好在新來的那个汉子面前提起那个在医院里的爸爸，但四零小孩子曉得什么？亩在屋里很容易洩漏秘密，最好还是帶到表姊那边。特別重要的是，她得強制自家找些什么事情做，諛自己忙着，免得老是想着自己那痛苦的處境。

但她的思緒却是乱糟糟一团。她把米下了鍋，可記不清自己究竟有沒有把米淘乾淨。

松生什么时候已經下了床，拿了面巾走进廚房來，探头望了火鍋一眼：

「阿梅，你这末早就煮飯么？」

「喫了早飯好趕去上課，」那个一住切着菜一住回答。「松生，你昨晚睡得好么？」

「这地方挺不錯，多末涼快，我才張開眼睛，嘿，已經是天亮了。」

松生的嗓音充滿了愉快，跟这热帶清晨的空气一样的爽朗，明快。

不过那嗓音隨即变得苦澀了些：

「噓，你今天亩在家里不好嘛。」

「唔，这可不成，」沙梅苦笑着，眼皮搭拉了下来，不敢跟男的眼光碰在一起，「那间学校，只有校長跟我一个教員，那些小鬼头都野性得

很，我一缺課，校長就搞不來了……」

早餐終於弄好了，她沙梅把熱騰騰的飯菜端出來，在桌上擺好，忽然發現忘記了筷子，她沙梅剛要轉身入廚房拿，阿黑卻醒了，在房里一個勁嚷着：

「媽媽，媽媽……」

沙梅走進房里把阿黑抱了出來，放在廳堂上一張矮櫈上。

「阿黑乖乖的坐一陣，等媽替你洗了臉喫飯。」

松生走過來，拍了拍手：

「來，讓爸爸抱你。」

講着便把小孩抱起來，一面把自己的臉貼到小孩子的腮巴：

「來，乖乖的香爸爸一下。」

「我不妥，我不妥，」小鬼卻一個勁搖着小腦袋，同時還掙扎着要擺脫那個陌生人的擁抱，「你不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在……」

這小鬼突的把話咽住了。他瞧見媽媽正朝自家瞪眼睛，他吓住了。這小鬼記起昨晚媽媽吩咐的話來。

「你妥死呀，對爸爸這樣講話！」做媽媽的大聲地責罵着。

「噲，我們不妥怪這孩子，」松生替孩子辯護，「這孩子一出世便瞧不到爸爸了。」

直到坐下喫早飯，沙梅那緊張的神經還沒有完全鬆弛下來。她老臉色蒼白，呼吸急促，指頭一直神經質地抖顫着。

松生瞅了女的一眼，抱歉地：

「阿梅，我看你累了，還是休息一天吧，不妥去上課了。」

沙梅搖搖頭。

那個做丈夫的顯然誤解她的激動，以為這單純是自己這回突然的回來團聚引起的，嘿，妥是他懂得她變了節，跟別一個男人同居，不曉得他將

会怎样的痛苦……

她打碗边偷偷的溜了松生一眼：那个还是跟四五年前没两样，除了额上添了几道皱纹，头发稀薄了些；依旧是脾气很好的汉子，亲切，会体贴别人。他爱自己的老婆，沙梅也爱他，特别是眼前，她更强烈地感到这个。可是她对丈夫犯了罪，她是个不贞的妻子，他将永远不会原谅她，她将永远失去了他……

哼，都是阿代不好，这些都是他搞起来的！不，不，她可不能怪阿代。她想起这些年来，他阿代为的负起她母子两个的生活担子，给折磨得喘不过气来，终于害了痼病。她面前出现了那个躺在医院里的病人，他那张怕人的灰黄的脸孔，腮巴深陷，两支眼睛像是两个窟窿，看着谁也决不相依，这是个比她沙梅还年青，才不过三十岁的年青汉子。

这一切全是自己不好，不能怪谁，为了自己软弱，为了自己在生活上无能，她这个女人竟害了两个好男人……

一颗心，像给谁揉扭着，一阵酸痛，眼圈儿一红，两颗泪珠滚落饭碗里。

男的一瞧到她在哭，便手忙脚乱的：

「嘿，嘿，阿梅，你怎么啦……」

接着他老内疚地叹了口气。

「嘘，都是我不好，这些年让你受了那末多委屈……」

听了这些话沙梅愈哭得伤心了。

三

随后一连好几天，她沙梅都是提心吊胆地生活着，她老是时时刻刻忧心松生发觉自己跟阿代的關係。

儘管自家处处小心提防，结果还是一样出岔子。

阿黑这小鬼头这几天虽说已经听话了，不再在松生面前提起在医院那

个爸爸来，並且慢慢跟家里新回来的这个爸爸厮熟了，也肯唤新来的做爸爸了，可是昨天下午沙梅下课回来，这小鬼头不晓得打屋里那一个角落挖出阿代穿过的那雙黑皮鞋，套在两支小脚上，嘻嘻哈哈的拖到廳堂上。

沙梅打厨房走出来，要阻止已经来不及，松生早瞧到了。他把皮鞋拿到手上，細細的翻看一遍，拿怀疑的眼光盯了她沙梅一眼：

「这雙皮鞋还相当新……」

这一下沙梅抽了口冷气，脸色蒼白了，結里結巴的：

「这个……这个是前回租我们的房间那个房客留下来的……」

听老婆这末讲，那个这才释然。他老把皮鞋揩擦了一下，套在自己脚上試了試，笑开了：

「哈哈，恰好合我穿。我那雙早就磨穿了，有这末一双省得再買新的。」

突地，臉孔盖上了一层阴霾，叹了口气：

「阿梅，我真对不住你，这几年在国内捞来捞去，还是个空，这趟回来连一双皮鞋都是破的，噓，这几年来在国内的生活——」

兀的，他住了咀——他面前出现了那条险峻万分的在羣山中间弯弯曲曲的爬行的滇緬公路，有一个时期他这个流落在中国的船員当了运输大队的司机，每天在这条公路上往来，捞了大堆的美钞。可是全教那个国民党小军官的女兒花光了。到了胜利那年这个没心肝的婆娘竟丢下自己，跟了一个什末接收大員，搭飞机溜到上海去……

松生偷偷的溜了老婆一眼，心里一阵难过。

噓，这些往事都不好跟沙梅晓得的……

「对啦，那些日子，我们这里也不会好过些。战争是可怕的，它破坏了所有一切，把生活弄得多么悲惨！」

沙梅热心地讲着話，企图把男的注意扯开去，不再提到皮鞋。

她老嚕嚕叨叨地訴着話，一住回憶着那淪陷時候的恐怖生活，那普遍的飢荒：米一斤賣到一百多扣軍用票，還是不容易買到，大夥兒只好喫著薯，木薯，可是連木薯也得排隊去買。到處都有餓殍，屍體在街頭暴露着，發臭爛掉，也沒有人去收拾，引來了無數的蒼蠅。至於那些在東洋鬼子刺刀下默默地獻出生命的，更不曉得有多少。

是的，姜是沒有這場可詛咒的戰爭，她沙梅也決不會落到眼前這樣的尷尬境地。

漸漸的，她沉落在這種痛苦的思索里，不再講話了。別人只瞧見她睜大兩支眼睛，出神在瞪着什麼，其實她什麼也沒看見。

近來，在學校講課的中间，她沙梅也會有這種情形，她忽然忘記了自己是在課室，也忘記了孩子們，忘記了擺在面前那課本，只是失神落魄地想着眼前自己那狼狽的處境，一直等到孩子們高聲地喚着「沙老師」，才猛的醒過來。

校長那個老處女，已經開始拿異樣的眼光看自己，嘿，如果這個老處女曉得自己是個同時有兩個丈夫的女人，她沙梅還有面目在學校教書嘛！

事實上，她沙梅已經在鄰居們中間兌現那種鄙夷的眼色。這些專門播弄是非，嗅覺特別灵敏的鄰居們，已經兌覺她家裡出現一個陌生漢子，並且嗅出這是怎末一回事。每逢她沙梅走過，這些俗人便在她背後指手劃腳的，吱吱喳喳地議論着。

不過這個怪得人家么？自己確實是個犯了罪的女人，對不起丈夫，對不起孩子……

夜里，躺在床上，常常在黑暗中瞪着失眠的眼睛，耳畔响起了松生那很匀称的鼻鼾，夾來了夜風括着屋頂阿荅的沙沙响，跟河上潺潺的流水。一個念頭苦苦的纏住了沙梅，與其這樣欺騙丈夫，受良心的責備，不如向丈夫懺悔吧，這樣總會更好些。

她走去跟表姊商量，那个可不赞成。

沙梅右手捏起拳头，一个劲敲着左手掌心：

「这样子下去，我真受不了，受不了……」

做表姊的不理她，却问起那个在医院的病状来。

「阿代又感冒了，发烧了两天，这当子已经好些了，咳嗽也减少了。」

别人一提起阿代，更加重她的悲哀，一张脸憋得紫着。那个表姊瞥了她一眼，嘘了口气。她老本想说，阿代那个痼病不会好了，并且照她看来，他不会再熬多少日子，只委在医院那个一咽气，暗地里送到碧山亭坟地去了以后，不是能够把松生瞒得一乾二净么？

可是瞧到沙梅那付给痛苦扭歪了的脸庞，她不忍把这些话讲出口，却在心里暗暗焦急：唉，阿梅，你素来是伶俐的，连这一点也想不出来么？

表姊再次的嘘了口气。

四

看護那洁白的身影一消失在门后，半挨半躺在病床上的阿代便伸出一支瘦骨伶仃的胳膊来，捏紧了沙梅的手，拿沙哑的嗓子噜噜叨叨的讲着话，只在咳嗽时才停一下。

看来他的两颊比前两天更深陷了下去，颧骨上那两块红晕，因为兴奋的原故，特别鲜红，两支眼睛也特别放射着异样的光芒。

「嘿，我这两天精神好多了，照这个样子，过了旧历年，我就能够出院了，那时候——」

这里他阿代顿了顿，轻轻地咳了两声，才继续下去：

「那时候，我们委做的头一件事，是搬家。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实在太糟了。河滩到处是垃圾，烂泥巴，还有那条河的水，老是黑黢黢的臭，连空气也给弄脏了。唔，还有，明年阿黑也该上学了，附近就没有一间好学校，你教书那一间可实在不行……」

病人講話当口，面孔朝着窗外那一片湛蓝的白云的天空，他老显然是想到老远的将来的生活上头去的。

沙梅原準備了好些話要跟他阿代說的。她下了决心，要告訴阿代，松生並沒有死，他回來了。她不能够跟他阿代維持过去那种關係，她要懇求他原諒她，永远忘記了她。这当子，她沙梅一句話也說不出，想好的那一肚子話，只好咽了回去。

她淒涼地转过臉去，不敢再看病人那种梦幻般的表情，她的鼻尖一阵酸，兩顆淚珠滾了下來。她赶快用手背揩掉。

阿代含意中回过头來，發現那个眼圈兒紅了，噢了一惊：

「噢，阿梅，你幹么哭啦？」

「沒有，沒有，」那个勉強裝了个笑容，「是砂塵吹进我的眼睛里吧了。」

喫过晚飯，松生帶了阿黑坐在門檻乘涼。沙梅一个人在屋里，失神落魄地摸摸这个那个，隨即又收拾起什么來。她願意獨自个兒留在屋里。她是个犯罪的女人，她对不起松生，也对不起阿代。打从医院回來，她一直会精打采的，她老是規避着松生的眼光。

「阿梅，你來这里歇歇呀，」松生又在那边招呼她。「你來看看，今晚的天好看极了！」

「媽媽，快來呀！」小孩子也喚她。

到后来沒法子，沙梅只得揩揩兩支手，也陪松生坐到門檻上去。

这一个黄昏，也真的美极了。晚霞給天空塗上一抹淡紫，一抹深紅的。河流是一条鮮艳的紅帶子，弯弯曲曲的搁在黑色的土地上，亮晃晃的，简直要燃燒起來的样子。

河滩对岸造船廠那些估俚，都肩头搭了毛巾放工回家去了，留下一片沉寂，只有木棉树上的归鳥的啁啾传過來。河的这边，却相当熱鬧，附近

一帶的板厝人家多到門外河灘上來乘涼，有些乾脆在河灘擺上矮桌子，在露天喫晚飯了。小鬼們在河邊蹦跳，互相追逐，嘩啦嘩啦的鬧嚷。

河灘充滿了歡笑，談話，熱烈的爭論，看來全世界就只有她沙梅的心是沉甸甸的。松生閑頭也很多話，漸漸的，他似乎也受了沙梅的感染，變得沉默了。阿黑這小鬼自個兒蹲在一邊，拿小樹枝在泥地上刮呀刮的。

晚霞慢慢的褪色，變淡，夜色打對岸造船廠，河畔的叢莽中間昇起來，朝這邊淹沒過來。

沙梅瞅了瞅松生那張抹上了風霜的忠厚的臉龐。她覺得奇怪，是的，她愛這張臉，愛這個善良的靈魂。她記得，當初阿代帶來那個可怕的消息，自己怎樣每天淌着眼淚，悲悼失去的丈夫，也曾想過自殺。這當子，丈夫佯裝的歸來，照理她該怎樣的高興，可是命運專門開人的玩笑，她只有痛苦，恥辱，流淚……

什麼時候，天色完全黑下來了。河水在昏暗中緩緩的流，時不時發出一些微弱的声响，彷彿是細碎的耳語，有時又像是一聲低低的嘆息。

橋上的煤汽燈明亮地照耀，巴示，汽車，三輪車，一輛接着一輛橫過橋樑。橋北那一大塊天空亮幌幌的——那兒是個露天的遊藝坊，這個週末的晚上，人流都湧過橋樑，到遊藝坊去散心。

「來，我們到遊藝坊去走走吧，」松生突然提議着。

沙梅彷彿才打夢中醒過來般，聽上了兩遍才听懂，她抱歉地笑一下：

「唔，我不想去。」

「什麼？」做丈夫的有點失望，「我回來好幾天了，我們還沒有一同到外頭跑跑過。」

「因為我頭痛，」女的撒了個謊。

小鬼听講大人要去遊藝坊，那里肯放过机会，扯着媽媽的衫角，一個勁的吵着要去。

做媽姆的給吵得沒奈何，只得轉向丈夫：

「松生，還是你帶阿黑去遊藝坊走走吧。我人不舒適，不去了。」

待到松生穿了阿代那雙皮鞋，抱了阿黑出門，她沙梅忽地又轉了念頭：覺得這個不對勁，小鬼不懂事，等一陣自己不在坊，他亂講起話可糟了。

「松生，等一下，我也去。現在我好多了。」

在遊藝坊那邊蕩到快十一點才回來。大家都累了。松生一倒下去，便睡着了。沙梅却老是失眠。她聽到掛在廳堂上那口鐘清晰地響了十二下，接着又響了一下，依舊睡不着。

好容易睡着了，朦朧中可聽到門口那邊有急驟的敲門聲，沙梅一骨碌爬起來，摸索着點燃了火油燈。松生也醒了，揉着兩支惺忪的眼睛，迷迷糊糊的咕嚕着：

「這是誰呀，三更半夜的……」

「……」

沙梅沒答腔，夜氣是料峭的，她打了個寒噤，意識到什麼災禍降臨了。

拿了燈，用哆嗦的手開了門。看到在月影下，一個穿了制服的馬打〔註〕站在門口。

「你這裡有個叫做沙梅的么？」

那個穿制服的打着馬肱話。

「我……我就是……」

「我是醫院派來的，」那個說，「你的親人在醫院病死了。」

「什麼？阿代死了？」沙梅失聲叫起來。

「是的，」馬肱馬打的口吻是事務式的，「剛才十點死掉的。」

註：警察

松生已經趕出來了，莫明其妙的問着：

「噲噲，出了什么事？誰死了？」

「阿代死了，」沙梅嗚嗚的哭了，「可……可憐……的阿代……」

馬末人搖搖腦袋，轉身去了。

「阿代？」松生把這名字重唸了一遍，記憶馬上鮮明了，「嘿，阿代還在新加坡么？怎么你一直沒有跟我提起過？」

沙梅頹然地倒在一把椅子上：

「松生，我……我對不起你……」

五

在同一个屋頂下，兩個受罪的靈魂熬着痛苦的日子。

阿代給埋葬以後，一連三天，松生拒絕跟沙梅講話。出殯那天，松生也去，他默默的跟在沙梅，表姊跟阿黑那送殯行列的後面。回到屋里，他松生整天坐在屋角，沉着臉，兩支眼珠為的憤恨和羞愧變得更黑了，是老瞪在固定的地方，閃着吓人的光芒。這個被侮辱了的男人不願再跟不真的妻子講話，連小孩子他也不瞅不睬的。有一回，阿黑仰了小臉，試探着攏上來，馬上給那怕人的眼色，跟揮起來的臂膀吓得縮到牆角去。

瞧瞧不對勁，表姊企圖做個和事老，打破這個僵局：

「噯，你們兩夫妻，誰也沒過錯，誰也不該埋怨誰……」

她老嘆了口氣，瞅瞅這個，又瞅瞅那個，繼續講下去：

「松生，噯，你……」

那個松生兀的站起來，在門口一閃，出去了。

屋里這兩個女人，互相望了一眼。那個做表姊的焦急地向沙梅提示：

「阿梅，你快走去看看，不要讓他走呀！」

沙梅馬上走出門口，瞧見松生沿着河沿慢慢的蹣跚着步，腦袋耷拉下來，走到水邊那株查李樹下，蹲了下去。

待到表姊告辞，他又回到屋里，照老样子繃紧了臉坐下來，粒声不响。

沙梅也給痛苦折磨得沉默着。有好几回，她企图向丈夫开口，可是一瞥到男的那吓人的眼光，她又噤住了。

唉，姝是松生听了自己的懺悔后，馬上痛打自己一頓，或者大闹一场，收拾东西永远离阔自己，也总比眼前这个样子好过些……

艰苦的日子好不容易才挨过一天，灵魂的負荷却一天比一天加重。

这一夜，热帶的残月，冷冷的照在河上。河滩在酣睡中，只有叢莽中的蛙鳴特別噪得起勁。

小板厝的两扇门轻轻的打开了，一个女人的影子闪了出来，踉踉蹌蹌的走向河边。到了河边，这影子站住了，仰起了蒼白的絕望的臉龐，瞅了月亮一眼，忽地啃着下唇，提起赤裸的脚踏入河水里。河水是凍凉的，一阵刺骨的寒冷透入肉体里，她渾身哆嗦了一下。同时，小板厝那边一个孩子醒了，飘来了喊媽媽的嚎哭，更使得她猶豫了。

这当子，板厝衝出另一个影子，玃也似的撲向河边來，一手扯住那个站在河里的，一面喘着气：

「嘿，阿梅，你何苦这样子……」

沙梅沒有掙扎，啜泣着，讓松生把她抱回河滩上去。

「我……我对不起你……」沙梅呜咽着。

「不，不，我们誰都沒有过错……」

河滩上沙沙地括起一阵大风，吞沒了松生的話。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

新加坡小景

謝克

(一)

六月，在新加坡。

太阳，像一把燃燒着的火炬，衝过那棵丈把高的椰树，毫不留情地晒到了添成伯的身上。

黄豆一样大的汗珠兒，一顆紧接着一顆，从添成伯的太阳穴渗出，沿着那两堆小石子般突了出来的颧骨，淌了下来。背心已被汗水湿透了，可是这位年紀五十挨边的老厨子，依旧佇立在水溝边，好像在寻找什么，眸子东溜过来，西溜过去。

路口的转弯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赤着脚，穿着又脏又烂的背心，黑短袄，气喘吁吁地推着一辆载货的三輪车，一步步向这边推过来。

添成伯一瞧是招弟，急急跨过水溝，把他往旁边一拉，咀兒湊到他的耳朵边，轻声吃吃地說：

「刚刚刚，刚才老虎婆找找找、找你找找不到，又在呱呱叫啦！」

那个揩了揩汗水，抬起那張給太阳晒黑的臉，噉着咀兒：

「我出去送貨，又不是去玩耍？」

「唏——」

添成伯拿右手的食指放在咀唇上，轻轻地「唏」了一声，瞅了瞅店里，看見头家的表舅子还坐在柜枱上跟那位住在对面三楼的舞女打情罵俏，才放了心。

「說話要小小小，小心一点，你沒看見三三三三、三索坐在那边嗎？」

「我才不怕他！」咀兒虽是这么硬，可是声音却有些顫。

「你你你，你的咀就是这样硬，」忽然想起招弟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粥，便催促说：「快快快，快去吃粥吧，菜菜菜，我放放放，放在鹹酸櫥里。」

招弟点点头，把三輪车放好，然后走进了廚房。

舀了一碗粥，飯碗还没有触到咀唇，就听到二孀恶毒的咒罵声：

「死人仔，天一光，就死到勾魂勾影！」

一面罵，一面搖着扇子，扭着往上翘的大屁股，一搖三擺的从楼上拐了下来。

看到招弟，她的臉黑得像一块破布，突出那双金魚眼：

「哦！招弟舍①，你在吃粥囉，有沒有菜啊？妥不妥我打电话去南天酒楼叫两样来啊？哼！」

招弟像老鼠见了猫：

「二孀，我——」

「我，我什么？」

扇柄落在招弟的脑袋上——篤！

「表哥叫我去送货……」招弟胆怯地解释說。

「送你的骨头！」扇柄又敲在招弟的头上。

「现在几点啦？哼！一出去就是半天，我还以为你給车撞死了，哼！不妥以为你二叔去州府，就没人来管你，同你說，我还没有死！」

招弟显然是受了委屈，他的眼睛紅了：

「二孀，我，我没有去玩——」

「鬼相仗你？」

「真的，二孀，」招弟呐呐地，「车柅破了，我推回来——」

「哼！车柅破，车柅破你不会去脚车店补？」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你沒有手？不會打電話回來說？哼！」

她看那個在擦眼睛，又舉起扇柄重重地在他頭上敲了兩下：

「死港仔，冤屈你噃？昏糊的？還未動到，就哭你不死！」

停一停，拿手巾按一按那兩片剛塗過口紅的肥唇，右手的食指戟了過去：

「你說，老不死的剛才在門口同你說甚么？你說！」

招弟知道二嬸很不滿意添成伯，說出來對他不利用，於是說：

「沒有，二嬸，添成伯沒有和我說什麼。」

「還說沒有？我在窗戶明明看見他同你說話，還說沒有？」

一巴掌送了过去——拍！

「哼！我以後要是再看見你偷偷摸摸同老不死說話，就把你的腳骨打斷！」

這裡——添成伯閃了進來：

「頭頭頭，頭家娘，隔隔隔，隔壁阿富嬸叫你去，她她她，她說在等等等，等妳一個人。」

「嗯。」

聽的人愛理不理地打開小皮包，瞪着招弟：

「趕快吃了去買五角錢粿條，送去學校給來興吃。」

丟下了五毛錢，扭着往上翹的大屁股，一搖三擺的拐了出去。

添成伯看她已經走出了店門，憤憤地說：

「老虎婆，一天到晚除了賭錢，就是罵人！」

望着站在旁邊揩眼淚的招弟，他老皺了皺眉頭：

「不哭哭啦，暫時忍一忍，有機會再打聽，快快吃了去吧，十點了，遲遲遲，遲了來興又發呱呱叫啦。」

招弟忍住湧在眼眶里的淚水，吃了粥，拿了一個飯盒出去買粿條。

添成伯眨了眨眼皮子，搖着脑袋歎了一口气：

「唉！都都都，都是駙駙駙，駙馬德这这这，这个狼狼狼，狼心狗狗狗，狗肺的不好！」

(二)

实在的，如果駙馬德不听仗老婆的話，招弟也不至於这样淒涼了。

新加坡光復後的第二年，駙馬德的哥哥文生接到他从「唐山」寄来的仗，說他的生活很苦，捱不下去；文生念着手足之情，便託人替他办手續，把他接到新加坡来。

到了新加坡，文生便把积下来的一点錢，拿出来給他做小生意。因为他的相兒長得英俊，有一个跛脚的姑娘看上他，把他介紹到父亲的杂货店去；等到老头子归了西，駙馬德便成了杂货店的头家。

駙馬德做了头家，便叫哥哥辞掉九八行的財副，到他店里帮忙；文生經不起弟弟再三的哀求，只好答应。

駙馬德的老婆气量很狹窄，她看文生天天坐在柜枱边，疑心他偷錢，丈夫不在的时候，就守在柜枱边監視；后来，她有一个表弟从州府出来找事做，她为了妥安插表弟，便常常在丈夫面前說文生的坏話，駙馬德听仗了老婆的話，开始不信任哥哥；文生看到弟弟对他越来越冷淡，憤然离开了杂货店，不久就生病去世了。

文生死后，駙馬德夫妇假仁义，把招弟接到家里，还假好心送他去讀書。

有一年，駙馬德生大病，他担心有甚么長短，沒人送他的終，便哀求老婆把招弟收做兒子；做老婆的为了使他安心养病，勉强答应下来。

可是駙馬德沒有死，他的病好了。不用說，他老婆是很懊悔的：既然把招弟收做兒子，万一丈夫突然死掉，来不及做「掛沙」，招弟就有权繼

承他的財產，那时候，說不定招弟连睬都不睬她呢！

从此，駙馬德的老婆把招弟看作眼中釘，一有甚么小差錯就打，芝麻大小的事情也發罵，有时连飯都不給他吃。后来，生了秉兴，駙馬德的老婆更加厌恶招弟。

招弟很聰明，讀書也用功，親友们个个都稱讚他。駙馬德的老婆妒嫉，就找一些瑣事給他做，常常做到三更半夜，招弟的身体衰弱，支持不住，病倒了；因为功課赶不上，留了級。駙馬德的老婆就藉口說他讀書越来越怠心，不再給他上学，留在店里打杂。

有一次，流行性感冒侵入新加坡，招弟和秉兴同时染上，駙馬德的女人赶快帶秉兴去藥房打針，至於招弟，她可不理不睬。

好心腸的添成伯看不順眼，对駙馬德說：

「头头头，头家，这几天招弟伤风，充充充，充燒，拿几块钱給他去看看，看『老君』^②啦！」

駙馬德的女人坐在丈夫旁边搔痒，听了添成伯的話，突出那双金魚眼，冷冷地：

「哼！甚么好身家？」

駙馬德看一看老婆，說：

「又不是大病，拿一角錢去喝涼茶就好了，看甚么『老君』？」

添成伯不忍看招弟病倒，私下拿了几块钱叫招弟去藥房給医生打針。

不久以前，駙馬德辞掉了一个跟老婆吵架的伙計，僱来一个十七、八岁，名叫阿勇的青年。

阿勇个子很大，一个人能拿一百斤上下的東西，他的工作和招弟一样：开门、关门、守门、扫地、送貨。

一个晚上，輪到阿勇守门，招弟看見他拿着一本書，低着头在看，就問他：

「你讀過書嗎？」

阿勇抬起頭來，放下書，笑笑地告訴招弟：他讀到初中二年級。

招弟奇怪起來：中學生也來打柴？唔，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為什麼不再讀書呢？讀書多麼好！」

阿勇苦笑着說：

「誰不想讀書？環境不允許有什麼辦法？」

於是，阿勇告訴招弟：他父親是個起卸工人，前年五月，到一艘大輪船上去起貨，給起重機壓死了，家裡還有母親、三個弟弟、兩個妹妹，他不忍看他們餓肚子，自動輟學出來找事做，因為沒有人事關係，找不到別的職業，只好來做打柴。

阿勇記起有一次聽見招弟叫駙馬德做二叔，就問他：

「你跟頭家有親戚關係嗎？」

給阿勇一問，那個的眼淚落下來了；看看店里只剩他和阿勇兩個人，便把自己的身世說了出來。

阿勇听了，拍拍招弟的肩膊，安慰他：

「不要难过，我很同情你，需要我帮忙，我做得到，一定会帮忙你的。」

從這天起，招弟和阿勇成了密友；添成伯出街的時候，他也不像以前那麼孤獨了。

阿勇每個星期回家一次，總帶着一些書回來店里。當他守門時，沒有別人在，他就講一些苦學成功的名人的故事給招弟聽，這些動人的故事，給了招弟很大的鼓勵。

駙馬德的女人看見他們很要好，對阿勇非常不滿，可又找不到他的錯處，不能對付他，只好等機會。

這一天，雨很大，駙馬德的表舅子三索叫招弟載兩打醬油去小坡，招

弟的肚子忽然痛起來，阿勇代他送去。地上很滑，三輪車到路口的转弯处，一歪，倒了下去；阿勇手臂上的皮膚給擦破，血流了出来，醬油也全打破了。回到店里，駙馬德的女人不問青紅皂白，一看見阿勇就破口大罵：

「死港仔，你的眼睛長在袂襠里？我的东西不必錢買的？短命仔！」

阿勇的性子可不像招弟那麼軟，他忍不住大聲說：

「又不是我故意的，賠你好啦！」

女的可突出那雙金魚眼：

「賠你老祖母！死港仔，包袱拿了出去！」

駙馬德當然是站在老婆這一边，他把大肚子挺了出来，含着腥味的唾沫濺到了阿勇的臉上：

「臭種，汝父有錢怕找不到人！回去，回去，回去！包袱收了回去！」

「有什麼大不了？」阿勇不甘示弱，「不做就不做，有什麼大不了？新加坡這麼大，我有一雙手，還怕餓死嗎？威風什麼？」

說了抓起駙馬德丟在柜檯上給他的廿四天薪水，進去收拾包袱。

「等一等！」駙馬德的老婆看阿勇拿着包袱走到門口，把他叫住，兇狠狠地：「這樣就走嗎？哼！你懂不懂商場的規矩？把包袱打開來，給你老祖母看！」

阿勇只得照辦。

女的把雙手往腰上一插，伸出那一隻比左腳長了寸把兩寸長的右腳，在包袱上踢了幾踢，看見里面只有三四件舊衣，一支牙刷，幾本書，一個枕頭和一條破被褥，沒有什麼話好說，可又不讓他馬上走，又在包袱上踢了好几下，發現包袱上有一條粗繩子，就厲聲說：

「死港仔，把繩子拖出來！」

「什麼繩子？」

「縛包袱的繩子，瞎眼睛是不是？」

阿勇拉起繩子，腮巴子鼓得高高，衝上去：

「妳的眼睛有沒有貼膏藥？繩子是妳的？妳的眼睛有沒有貼膏藥？」
女的往后倒退了两步——那双一長一短腳失去了平衡，差點兒沒跌倒。

「貼你老祖母！死港仔！」

做丈夫的把阿勇一推，嘴一咧，含着腥味的唾沫飛了出來：「走走走！你不走，汝父叫『暗排』同你捉去。」

「有什麼了不起？威風什麼？」

掀了掀鼻子，「哼」了一下，蹲下去把包袱縛好，望一望雙手捧着肚子，連開口也不敢的招弟一眼，挺着胸，離開了來貨店。

阿勇離開後，招弟在單邊街遇到他一次，招弟很稚氣的拉着阿勇的手，抱歉地說：

「阿勇哥，我害了你——」

阿勇笑了笑，拍拍招弟的肩膊：

「不委這樣說，其實，他不叫我走，我也不想做下去，那樣不講理的头家，看了就討厭！招弟，不是我說你，你太軟弱了，你應該鼓起勇氣，走出來。」

「我，」招弟懦弱地說，「我怕——」

「怕什麼？」阿勇又拍拍招弟的肩膊：「你又不是三冬的小孩子？」

「我——」

阿勇把右手搭在招弟肩膊上：

「你有一雙手，還怕餓死嗎？」

招弟沒有回答，他看看阿勇，極其関心地說：

「阿勇哥，你找到工作了嗎？」

「还找不到，我託了很多朋友帮我找，我那些朋友都很好，迟早总会帮我找到工作的，」阿勇很乐观地笑着說，「招弟，你不必替我担心，有什么大不了？人是不容易餓死的！」

看一看招弟那張黧黑的臉，阿勇又說：

「招弟，你不爰太軟弱，你愈老实，他们就愈会欺侮你，招弟，搬出来吧，搬到我家去住，吃的，没问题，我们啃麵包，你就啃麵包，我们喝粥，你就跟着喝粥，有什么大不了？人是不容易餓死的！」

「阿勇哥，你真好，」招弟很感激地說，「阿勇哥，以后再說好不好，等你找到工作再說好不好？」

阿勇把搭在招弟肩膀上的右手放下来说：

「也好，这样吧，我一找到工作，就来找你。」

(三)

到現在已經好几个星期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沒有。

「不知道阿勇哥找到工作了沒有？唔，一定还没有找到工作，要不然，他一定不会忘記我的——」

想呀想的，招弟的思維給一陣汽車的喇叭声打断了。他把身子往路边一闪，手一搖，飯盒里的粿条湯溢了出来，定定神，站住脚，抬头一看；才发觉已经到了××幼稚园的大门口。

五爷的来兴蹲在一棵大树下，看見招弟，一句話也不說，生气地搶过飯盒，連粿条湯一起拋在地上，接着鼻子一掀，咀一扁：

「你死，我回去叫媽咪打你！」

招弟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想伸手去拉他，可是他已经走進了教室。

招弟只好拾起飯盒，拖着沉重的步子离開××幼稚园——

「招弟！招弟！」

声音很熟悉，回过头，一瞧：是阿勇。

阿勇笑着说：

「我刚才委去找你，半路遇见添成伯，他说你送东西来给来兴吃，我就赶来。」

招弟忘记了回去委挨打的事，他把饭盒的提钩套进手肘，紧紧地抓着阿勇的胳膊：

「阿勇哥，你找到工作了没有？」

「找到了，可是，我不去了。」

「为什么？」

阿勇说：

「添成伯说，他委出来做小贩，委我们同他合作。」

「真的，好啊！」招弟兴奋得连饭盒掉下委也不去管，可是一想到二叔和二婶，他的笑容马上消逝了，「可是，阿勇哥，我二叔和二婶肯给我走吗？」

「不委怕，有添成伯，有我，他们不给你走，我们再想办法，其实，他们现在有来兴，早把你看作眼中钉，你委走，他们是求之不得的。」

招弟听了点点头，那张黧黑的脸对着阿勇：

「阿勇哥，做小贩委本钱的，有吗？」

阿勇说：

「添成伯说他有一点，我也可以找朋友想办法，不够再打靶。」

招弟想了一想，突然叫起来：

「我有！」

「你想怎样？」

招弟知道阿勇误会了他的意思，便骄傲地噘起了咀儿；

「阿勇哥，你別誤會，我才不交二叔的臭錢！我爸死的時候，把媽生前留下的一條金項鍊交給我，我可以當掉，拿來做本錢！」

幾天之後，酒廊頭大伯公宮演潮州戲，有人看見添成伯在戲枱附近賣炒粿條，阿勇蹲在水溝旁邊洗盤；招弟卻拿着一塊抹布，一面跟顧客收錢，一面抹桌子。

①「舍」：潮州話，少爺的意思。

②「老君」：醫生。



再見惠蘭的時候

孟 毅

回到闊別了兩年多的舊地——新利谷。

新利谷還是老樣子，一切都似乎並沒有改變。仰望俯視，遠看近覽，接觸眼帘的不外是藍天白雲、青山泥徑，還有就是疏疏落落的，千遍一律的，鴿子籠似的標準型鋅板屋。兩年多的時間像是靜止的，它並沒有給這個移殖區帶來新的氣氛，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回家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店舖內閒坐。這是由那鴿子籠似的鋅板屋擴建而成的一間小雜貨店，專門售賣油、鹽、糖、米、火柴、煤油等日常消費品——移殖區的居民們一個個都是「今日不知明日糧」的，只有這些物品能適應他們的求索。如果有人想妥在這兒開一間美容院還是酒吧之類的商店，準會在開幕後的一兩個月內就妥宣佈閉門大吉的。

我坐在店面前，順便幫忙照顧生意——其實我什麼也不懂，有顧客上門時，就問問他妥什麼，然後叫九零大的小弟弟去把貨物找出來，問明價錢以後交給他，我只負責記賬而已。新利谷的生意，有七十巴仙以上是妥掛賬的。

其實嘛，早上是沒有什麼生意的；因為居民劉膠的劉膠，種菜的種菜，大家都出門工作去了，留在家里的多半是一些完全不能作體力勞動的人——六十零以上的老頭子，將妥臨盆的孕婦，三零以下的幼童。

十一點多，母親做完了廚房的工作，也到店面前來稍坐片刻，閒話家常。

不久，有一個十一二零，頭髮剪得短短的小女孩，走進店里來了。她手里拿著一個瓶子，原來妥買花生油。

待看清這個短髮小姑娘時，我驀地一怔。好生面善的小女孩呀！鵝卵石型的臉孔，粗黑的眉毛，圓圓大大的眼睛，右唇上端的一粒黑痣……

咦！她到底是誰呢？怎么此刻竟然想不起？

母亲问她为什么今天沒有去膠园鋤草，她說她的小妹妹病了，委啷在家里看顧她。

小女孩离闲以后，母亲也許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问道：

「你不知道她是誰吧？」

「很面熟，就是一时想不起。」

「她是惠兰的大女兒。」母亲神秘地笑了笑。「邦达金礦坊的惠兰，你还記得她嗎？」

「惠兰？什么？是惠兰的女兒？」我不自覺地站了起來。「惠兰也搬到新利谷来了？」我觉察了自己那种緊張的神情，緩緩地又坐了下去，双睛瞪住母亲。

「唔，惠兰搬来这里已经有两年了，我们一直忘記告訴你。你爸爸帮她討得了一块地，呢，她就住在斜对面那个村落。」我順着母亲的手指望过去，那是第三期移殖居民的住宅区。

这委实是沒有变动中的一个大大变动！我做梦也想不到惠兰——这个离別了将近二十年的童年伴侶，竟然也会搬来这儿。这是造物主故意的安排，还是人世间不可避免的滄桑？

在接下来的几个鐘头內，我没法把縈迴在我的脑际間的惠兰的影子驅逐出去。

一九四五年，日本的膏药旗終於在原子彈声中遽然下降，接着被皇军运回到日本三島去——星馬沐浴在和平的曙光中。

那时我们住在邦达金礦坊，离闲邦达市鎮約有三哩。托了姨丈的福，父亲在金礦坊做了个「甲巴拉」（工头），母亲闲了间小咖啡店，总祇能够餬口。

和平以後几个月，邦达市鎮的僑領们很快地就在近郊兴建了一间邦达

小学，还聘请了一位曾经读过小学六年级的年轻教师，以教导那些没有在日本铁蹄下死去的孩子们。

从邦达金矿坊到邦达市镇去读「手拍手」的只有两个小孩，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就是刘惠兰——另外一个「甲巴拉」的独生女。

那时我们都只有八岁，两人非常要好，每天一同走三哩的路上学，再一同走三哩的路回家。在山芭里长大的孩子，是没有把步行三几哩路当着一回事的。

矿坊里的人都知道惠兰是一个十分聪颖的小女孩，也很勤劳好学。她有一张鹅卵石型的脸孔，两撇粗黑的眉毛覆在两粒圆圆大大的眼睛上面，右唇上端有一粒绿豆般大小的黑痣。她虽然长得并不怎样美丽，但是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很讨人喜欢。也许因为她是童年时唯一相投的同伴吧，她留给我的印象确实是太深刻了。

以下是最难使我忘怀的两件事。

由于「跳班」的缘故，我们从上学第四年开始就读五年级的书了。经过两三次的淘汰，读五年级的学生只有六个人。三年来，惠兰总是名列前茅，而我总是考第二，无论我怎样「拚」，都非对她甘拜下风不可。

我们两人都有爱看书的习惯。她总是每天一回到家就作功课，把先生教过的书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则专门喜欢看课外书，尤其是一些表扬忠贞，歌颂英雄人物的故事书，举凡岳武穆传、薛刚反唐、五虎平西以及文天祥、班超等人的传记，都给我读完了，心里对于书中的主角人物有着莫名的钦慕与敬佩。此外，我对于「西游记」、「白蛇传」这些神怪小说也有特殊的喜爱。

说起来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我是每天都边走路边看故事书的，常常因看课外书而被抛在后头，惠兰走远了又转回来找我。

有一个早上，我们照样走路上学。天气晴朗，微风习习，一路上都可

以听见鸟啼，闻到花香。但我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因为我的全部精神和思想都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形象占据了。看得非但入了神，而且几乎忘了我。我不知不觉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来看个过瘾，完全把上学这一回事抛诸九霄云外。

惠兰发觉我并没有和她一同走，於是照例走回头去找我。走到大石旁，她看见了些什么呢？她后来对我说，她看见我坐在一株大枝桠上，右手执着一支竹竿在幌动，还放到耳边去测量。你道是为了什么？原来我当时确实是给迷了心窍，竟然异想天开地要把竹竿变成铁针，放在耳朵内，准备到花果山去会见美猴王呢！

当时委不是惠兰走近来，哭丧着脸地对我说时间已经不早，迟到时先生委打手心，我才不知道会有一个怎样的后果呢？对于上课，惠兰是最循规蹈矩的，一想到先生委打手心，她就会害怕得全身发抖。她当时那种焦急惊骇的神情，翘起的粗眉毛，水汪汪的两粒大眼球，使我直到现在仍然感到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却。

还有一件使人难忘的事。

为了帮补家庭的开销，我每天早上在上学之前，都手挽一篮豆沙包、花生包、椰渣包什么的到矿场湖边去卖给矿场工人。惠兰也总是跟我一同去，她卖的是肉粽和梘水粽。

后来母亲叫我把卖剩的包带到学校去卖给先生和同学，我只好照做。但是说来奇怪，我当时似乎觉得卖给矿工是理所当然的，心中并没有丝毫畏怯之感；可是卖给先生同学可就不同了，我羞赧赧地总提不出勇气把包拿出来卖给他们。我实在害怕他们会讥笑我，讥笑我穷，讥笑我连老师和同学的钱都委赚。然而，母命不可违，不拿出来卖给他们又怎么回去向母亲交代呢？我急得在偷偷地抹眼泪。

后来还是惠兰替我解了围。她见我执意不肯把包拿出来卖，於是不管

我反对不反对，硬从我的書包里把包挖出来，到同学们的面前去劝說，結果把包卖完了——当时的王老师也義不容辞地買了一个花生包。

可是他们所買得的包，一个个都是既扁而又脫了皮的；因为我把一大堆的包塞在書包底下，早已經把它们压成「薄餅」了。惠兰有办法把它们一个个分開来，而且知道那个是豆沙包，那个是椰渣包，那个是花生包，眞使我如今想起来还覺得羞愧玄地！我當時是多么的不够大方呀！我不但在学业上不是惠兰的对手，就是在办事能力上也玄法跟她一较短長。惠兰了解我，能够为我解决困难，你說她不是我的知己是什么？

惠兰就是這麼一个聪明伶俐而又充滿着勇气与活力的小女孩！

五年級尚未談完，緊急法令雷厉风行了。邦达金礦坊遭逢封闭的厄運，居民全部被迫迁移到一个个的新村里去。我们搬到了 B 村，做点小買賣过活。惠兰一家据說搬到 K 埠去了。我繼續在 B 村唸書，而惠兰听說从此就輟學了。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离现在將近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和惠兰沒有再見面的机会，从此音訊杳然。我又那里想像得到，惠兰現在竟然也搬來新利谷，而且她的女兒已經長得这么大了，还長得跟二十年前的惠兰一模一樣呢？

据母亲說，父亲在几年前曾到 K 埠去过一次，是委拜訪一位做水客的乡亲，託他帶一点補药回中国去給年老的祖母。他在 K 埠的一个巴刹里偶然碰到惠兰在卖自己种的青菜，談起往事，知道她十五岁就結婚了，嫁給 K 埠的一个「打白鉄」的学徒。當時已经有八个孩子了，生活很不好过，所以父亲帮她在新的利谷討得了一塊种树膠的土地，他们便举家搬了过来。

下午，我的心情相当恶劣。我想到自己今日所享受到的高級知識份子的地位，联同想到惠兰現在已是一个八九个孩子的媽媽了，心中充滿了一种难以言說的甜酸苦辣！

黄昏时分，母亲陪我到惠兰的家去走走，同时看看这个离别多年的童年伙伴。

那不外是一间鸽子笼式的标准型锌板屋，简陋极了——新利谷的屋子都是发展局所建，每间都是同一类型的。我们的屋子在未扩充改建以前，也是如此。

接得小孩子的报告，一个五呎来高的中年妇女远远迎了出来。她跟母亲打个招呼之后，打量着我：

「是黄先生么？我听孩子们说你已经回来了。」

我也许是太过感到愕然了吧，除了点点头以外，不知该讲些什么才适当。我的天！这个满脸皱纹的中年妇女就是惠兰么？若不是母亲直呼她的名字，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中年妇女么？当然不是。惠兰跟我同年，只有三十一岁，怎么能说是中年呢？可是当她和我母亲站在一块儿时，就仿佛是我母亲的妹妹，年岁相差无几。这又怎能怪我把她误认为一个中年妇女？

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惠兰也许有点不好意思，呐呐地说：

「黄先生，你有福了，我差点就认不出来了。」

「你怎么老叫我黄先生，这样客气干嘛！」我恢复了镇静，尽量说些轻松的话，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嗯，不叫你黄先生叫什么昵？」她微微一笑，笑得很不自然，蜡黄脸上的皱纹显得更为鲜明，像是因多月未曾下雨而被晒得裂痕累累的一块泥地。

「你以前不是叫我淼仔的么？」

「哟，以前是以前，现在你已经做了大官，我怎么还可以这样称呼你呢？」

我顿时哑口无言。从这寥寥几句话中，我已经领会到时间已经在我们

之间刮下了一道玄法填补的鸿沟，要恢复以前那种样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啊呀，我忘了泡茶！你们请坐一会，地方很脏。」她忽然警觉我们都还站着，於是拉过两条木凳，用一块桌布什么的抹了抹，转身往里面走。

「不必啦，惠兰，」母亲赶紧阻止她，「我们是刚吃了饭过来走走的，不爰泡茶了。」

「是呀，不必泡茶了。」我附和着说。

惠兰听我们这样说，也就不勉强，带头在桌旁坐了下来，还把一个个的孩子拉了过来，命他们叫叔婆，叫黄先生。围拢在桌旁的孩子一共有七个，从一零到二零不等。早上到店里去买花生油的小女孩也站在旁边，手里抱着最小的妹妹。

我望了望买花生油的小女孩，再望望坐在她旁边的惠兰。同样的是大眼睛，粗眉毛，黑痣，鹅卵石型的脸孔。除了年龄悬殊以外，我看不出这两母女有什么不同之处。她们的命运也会像她们的脸型那样相似么？我禁不住要自己问自己。二十年后的这个买花生油的小女孩，是不是也会跟今日的惠兰那样，在贫穷的胶园农村中过着困苦的生活；还是她会有好一点的际遇呢？我感到惘然。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我听到母亲问：

「两个大的呢？」

「哦，阿牛阿狗么？跟他们的父亲到小溪边捉田鸡去了。」

「你们很喜欢吃田鸡？」我好奇地问，这时头脑已经较为清醒了。

「不，是捉来卖的。」惠兰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二十多年前卖包卖粽子的那种勇气似乎已经消失殆存了。「街坊的人喜欢吃田鸡，他们的爸爸几乎每晚都出去捉，碰到运气好，捉得十头八隻，每天也可以有多三四块钱的入息。孩子多了，有什么办法呢？」言下大有黯然神伤之概！

靜默了幾分鐘。

「有很多青菜出產吧？」我企圖打破沉默的氣氛。

「唉，常常天旱，收成很壞。幸虧香蕉已經有收成了，要不然真不知道日子要怎麼過。孩子又多病。」說着，她指了指大女兒懷抱中的小女兒。「總是愛傷風咳嗽，今天才帶她到街坊去看醫生。」

「孩子有唸書嗎？」問了我才自知失言。我實在不該問她這句話。

「那里有錢呢？阿牛談了三年紅毛書，沒辦法維持，只好停下來幫忙種種菜。」停了停，她望着我。「黃先生，你真好運氣，能談完大學，現在還做了大官，全家人有好日子過了——不過，我早知道，你是會成功的。」

她口口聲聲說我做了大官，真使我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久久才迸出這樣一句話：

「還不是一樣，好得了那里去？」

八点多，我們告辭回家了，我的腳步異乎尋常地沉重。

月光照瀉在大地上，像是洒下了一片銀光。虫聲唧唧，螢火蟲在矮樹間一閃一閃地發亮。我沒有閒情欣賞這些大自然的精心傑作，我的心像吊着一塊鉛，逐漸地往下沉，往下沉……

我不斷地在想：二十年！二十年的時光竟然把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變成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貧婦——一個已經有了九個孩子的媽媽！

是時光舛情么？不全然是。有許多和惠蘭同一般年紀的女人，不是保養得仍像一朵鮮花，過着美好的生活么？

是惠蘭天資愚鈍或懶惰么？絕對不是。否則她小時決不可能年年名列前茅！

那麼究竟是什麼呢？是什麼東西使一個聰明勤勞的孩子沒有受高深教育的机会，沒有發揮她的才能的机会，沒有跟別人競一日之短長的机会

呢？为什么有許多比她差的同儕已經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而惠兰却仍然在落后的膠园農村中为生活而掙扎，为还兒女債而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呢？朋友，你能代我想出一个好的答案来么？

一九六八年六月



爲了愛、要恨

韋西

去年，因为帮一个朋友搬家，无意中在一堆故帙堆里发现了一叠褪了色的日记，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有些字已经显得模糊不清；但大部分还看得出它的意思。有许多地方写得很有趣味。现在我把其中几则比较清楚的抄下来，再写上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题目，拿来发表，抄的时候，有些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就索性脱掉那一句，所以读到上下文不能衔接的时候，还得请读者费神去推敲推敲。

抄者识

×月×日

我万万想不到，今天还会有机会再回到学校来，跟同学们一样，穿着洁白的校服，坐在教室里听课。

过去常听人家说：学校生活是人生的黄金时代。

也常听人家说：学生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日子。

可是，没有患病的人，不知道健康的可贵；没有失去自由的人，不知道自由的宝贵；没有失去学校生活的人，又那里晓得学生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日子啊！

去年，中四毕业了，因为自己的积分只差那么一分不够升高中的标准，便被摒弃在校门外，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升高中去了，自己却望门兴叹，那阵子，似乎觉得自己比别人都不幸。但是想不到还会柳暗花明，后来降低了升高中的标准，我终于又回到学校来了。

我称是一度失去了学校生活的人，可是我真的就已经了解了学校生活的可贵么？坐在这吵杂的教室里，我觉得惘然了。

学校虽然已经上课了三个礼拜；可是在我却是第一天来上课。头两节

是华文課，华文老师是一位个子不太高，身体有点臃肿，年紀可有四十七、八岁的先生。他的臉孔圓圓，眼睛細細，如果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如丧考妣，哭丧着臉。不过，幸好上課的时候，他由始到終都是嬉皮笑臉的，不致会使人有淒淒慘慘戚戚的感觉。而且刚好相反的，同学们都觉得很輕鬆，輕鬆得简直叫人不敢相攸。他只管捧着課本，好像和尚唸經似的，先唸一句文言文，再用他註好在書上的白話文翻譯出来。这样一文一白，再加上他的上海腔，應該是一首很好的催眠曲，可是奇怪的是，同学们都沒有睡意，有的在画馬来西亚物产分佈图，有的在看流行小說，有的在打闲报帚看武侠小说，坐在后面的却在高談闊論。可是他还是視若無睹，光在那里唸：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听而不闻；就是說，当人的注意力不集中时，在眼前的东西也看不見，在耳边的声音也听不見了……」

这样不到一节的时间，他就把「大学」这篇古文唸完了。接着把書抛在一边，忙拉出一条手巾来擦了擦額上的汗，然后裂開笑口，說道：

「这課書，我们以前在小学就談了，现在你们要到高中才談，真是——哈哈。」他停頓了一下，大笑一声，再說：

「好，你们有什么问题沒有？」

沒有反应。

他再加上一句：

「很容易的一課書，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問題的。」

这回却有反应了，坐在后面的一个同学站末问：

「麥先生，大学之道是什么意思？」

他先是一怔，然后支支吾吾地說：

「怎么，第一句就不懂，大学之道就是大学的路向嘛。」

「麥先生，你有談过大学嗎？」

这一下子，他可精神了。

「我談的是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哩，××大学註冊主任也是和我同校的。」

「麥先生，你談的是什么系？」

「我是談法律的。」

「是啊？」似乎是一起喊的：

「麥先生，为什么你不做律师？」

「律师不好，那是歪昧着良心做事的，我喜欢教書，你们不曉得，教員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麥先生，教書有時也会誤人子弟啊！」

「噢，那是少数——好，我们不談这个，还有別的問題沒有？」

「有，有的，我有一个問題，麥先生，請問什么叫做正心？」

「哦，正心？正心就是孔子說的正名嘛。」

「可是什么是正名？」

「正名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名字如果叫得不好，那就談起來不好听，好像我的名字叫麥子賢，子是古代有学问的人的通称，孔子，孟子便是，我姓麥便叫麥子，賢是好的意思，所以我的名字取得很正，名字不能隨便取的，比如添寿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但是如果你姓朱，你也叫添寿，那就名不正言不順。」

哄堂大笑。

他更是笑得兩顆眼睛也看不見了。乐得他几乎连下課的鐘声也听不見。

后来听旁边的同学說，他几乎每节都是这样拉拉扯扯过去的。

这怎能不叫我感到惘然呢？

×月×日

过去，因为自己的华文基础打得不好，满以为可以趁这两年高中的时间，好好读好自己的华文，但是遇到这样一个华文老师，我似乎没有信心了。

我觉得奇怪，全班四十个同学，除了几个较自爱的外，其他都好像不当作是一回事，而且还乐得轻松似的。比方说，那天跟几个同学谈起麦子贤的教书态度时，他们竟然说：

「反正其他功课这样重，能有几节轻松轻松也不坏嘛。」

「可是我们唸的是华校，华文怎么可以随便呢？」

「怕什么？华文是最容易及格的。」

华文是最容易及格的？难道我们来学校读书只是为了考试吗？怪不得大多数同学都好像很喜欢麦子贤的课，因为他曾不止一次的说过：

「你们放心好了，华文是一定会及格的，能够升上高中的，华文没有不及格的道理。」

想不到今天我去请求他准许我换班的时候，他居然也以这个理由加以拒绝。

我委换班，那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下去，同时听说另外一班的华文老师史古仲先生很认真，不但把课文分析得很清楚，指导同学怎样欣赏文章，而且也鼓励同学创作，指正同学们在写作上的毛病。我很希望能够转到那班去，可是麦子贤是我们的级任，委转班一定委他同意。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他，但他却说：

「为什么委换班？同学们都是喜欢上我的课的。」

「可是我比较喜欢上史老师的课。」话说了出来，我才觉得说错了话。果然，他老羞成怒了：

「什么？我的课有什么不好？我教了十几年华文，我吃盐比人家吃米还多——告诉你，你好好上我的课，考试是担保及格的。出去出去，不准

換班。」

平时嬉皮笑臉的，想不到也会發这样大的脾气，我只好靜靜的走開。

×月×日

今天，跟几个班上同样不滿麥子賢的教書态度的同学談了整个下午，我们都感觉到，如果这样長久下去，不委說不能培养成为勇猛剛強的下一代，根本就給他耽誤了我们的前途。但是我们的态度也很重委，因为教書的对象毕竟还是我们这些学生，如果我们是非不分，爱憎不明，一意任人摆佈，那些誤人子弟的敗类还以为投合了我们的胃口哩！

遺憾的是，麥子賢的作法正迎合了大多数同学的胃口，很少同学有表示不滿的。因此，我们决定了委使同学们都清楚过来，讓他們知道，这样下去，結果受害的只是我们。

虽然我们沒有給史古仲先生教到，但是在課餘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都爱常去請教他，他也很樂意指导我们。我们这样做，最近好像給麥子賢知道了。我觉得不明白，麥子賢是一放学就离開学校，跑到公館去搓麻将的，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去找史老师？

最近上課的时候，麥子賢他总爱对我们这几个冷諷热嘲，而且指桑罵槐的攻击史老师。他好像很得意地說：

「嘿嘿，有些人才教了两三年書，就自以为了不起，其实給太多作业学生做，那是誤人子弟，我作过一个心理学的实验，有一个学生写錯了一个句子，他把『回家』写成『会家』，这本末是小毛病，你们也会常犯上的。后来我罰他下课后写一百次『回家』，一点鐘后我回到教室，他走了，可是留下一張字条，上面写着：麥先生，我写完了，我先『会家』了。由这里可以知道，如果心不在焉，作业再多也是沒有用的，重委的是平时注意听書。」

他好像演講似的，口沫橫飛地說了一大堆，停頓了一下，然后望了我

一眼，再說：

「有些人不知自愛，上課不聽書，下課就跑去問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人家不曉得还以为我沒有料；老實說，我在这里教了十几年書，學生都是最喜歡我的——哼，就稱我講錯了，在這間中學里，也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我錯在那里的。」

我心里老覺得不舒服。

×月×日

早上回到學校，便看見走廊上圍攏了一大堆人，原來是新的一期壁報出版了。

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發表了。

我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

這版壁報是由史老師負責指導的一個文學研究會出版的，史老師常常鼓勵我們寫作，所以靈機一觸，決定把誤人子弟的麥子賢通過諷刺的筆反映出來，讓所有的同學看了，有所警惕，不委糊里糊塗的過日子。正如史老師說的，我們做人要愛應該愛的，恨應該恨的，所以這篇小說的題目叫做『為了愛，要恨』，意思就在這里。

但是遺憾得很，在第三節下課休息的時候，我發覺壁報上的那篇小說不見了，卻換上了另外一篇作品。

我覺得很煩惱。

就在第四節上課的時候，麥子賢跑到教室來把我叫出去。他先是很溫柔，很親切地對我說：

「我向來知道你的文章寫得很好，不過你的那篇發表在壁報上的小說，我懷疑不是你自己寫的，是不是？」

「那的確是我寫的。」

「也許是你寫的，但是經過了史先生的改寫是不是？」

「不，不是的。壁报是文学研究会的同学搞的，我只把稿子交给他们。」

这是事实，我是把稿子直接交给负责的同学，史老师是顾问，到底他有没有看过这篇稿，那我可不晓得了，不过发表出来的跟我的原稿一样，自然没有人替我改写过。

他看我回答的口气很坚决，便慢慢收敛了刚才的温柔亲切的笑容，显得有点生气地说：

「你知道，我跟校长是老同乡，我们是由小玩到大的，我随时都可以叫他开除你。不过，你只要承认那篇文章不是你自己写的，那就担保没有事了。」

他见我沒有出声，便又加上一句：

「回去想想吧，不必怕什么的。」

我根本沒有做错事情，自然不必怕什么。难道我会笨到这样容易上他的当吗？况且我写的都是事实，谅他也不会这样笨的愿意揭自己的疮疤，把事情闹大。所以我决定不理他。

但是我却深深地感觉到一个事实：个人的力量是不会起着什么作用的。要剷除一股阻碍我们进步的恶势力，一定要全体的力量才会起作用。

×月×日

昨天跟史老师谈起那篇小说的事，才知道最近麦子贤想尽了办法在教员之中，跟其他班上破坏史老师，想要把他孤立起来；但是史老师却说：

「这种无理取闹，我根本不理他，看他怎样？人们的眼睛看得最清楚，我只怕一个真理。」

是的，我们什么都不怕，只怕一个真理。但是难道就这样跟他无理取闹下去吗？难道我们真的是这样幼稚无知，跟他玩弄在股掌之上吗？这样他不是更加得意了吗？

「他是你们的老师，你们可以表明你们的态度的。」

是的，我们应该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表明我们爱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这样容易任人摆佈的。这就是我今天决定要找班上几个女同学商量的原因。

由她们的口中，我知道了她们也讨厌麦子贤，只是因为他是级任，怕得罪了他会有什么不利吧了。副级长李小萍正说中了她们的心事：

「我们早就不满他了，只是有气闷在肚子里，不敢表示。」

「我知道真正喜欢他的同学没有几个，只是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得过且过。这种态度是很不对的；因为教育的成败关系在我们的身上，教师只是一枚指南针，如果我们明知道他指错了方向，我们为什么还委去走呢？」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以行动表明我们爱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而且为了爱，一定委恨。」

「只要你们一致，我们一定支持的。」

只委女同学支持，男同学就没有问题了。只委全体一致行动，麦子贤就站不稳了。

我有这个仗心，因为我也跟许多男同学谈论过，他们大多数也是有着这样的心理，明知道他是在误人子弟，但是对自己没有多大的害处，那也乐得苟且偷安了。所以只委让他们知道，这种态度只有助长他的威风，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利，那么，他们一定会行动起来。

因为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

×月×日

今天是教师节，学校放假一天。

翻阅报帑，第一版本地新闻便登载着一篇长长的某部长的演讲稿，内

容除了讚揚教師的勞苦功高外，也提到有些誤人子弟的敗類，如果被發現的話，一定會採取行動的。

看了這則新聞，我有很多感慨。

像麥子賢這樣一個教員，由香港拿了一張不明不白的文憑到這裏來混，又不知自愛、整天只搓自己的麻將，賭馬，上酒吧，根本不把學校的功課放在腦里，拿學生當作是笨蛋來欺騙，妒忌年青的教員，這難道不就是誤人子弟的敗類嗎？

也許就因為沒有被發現的原故吧！

揭發教育界的敗類，我們也有一份責任啊！

×月×日

今天是這個學期末了一天。

想不到全體同學都支持了我們的行動。

我們幾個同學，經過詳細討論之後，寫了一份詳細的備忘錄，揭發了麥子賢是怎樣的誤人子弟，是怎樣破壞有責任感的教師，也表明了我們的態度，我們愛的是有責任感的教師，我們並不喜歡那些誤人子弟的敗類。我們希望會得到全體同學簽名支持，然後呈到有閱部門去。

今天，事實證明了同學們並不都是苟且偷安的一羣。我們都是有頭腦的，我們分得清是非黑白，我們不會這樣容易被人當傻瓜的。

而且，為了愛，我們也會恨。

×月×日

兩個星期的假期很短，一下子又開學了。

今天大家心里都覺得很高興，因為找遍了全校，再也看不到麥子賢的影子了。

後來聽說，他已經回香港去了。



打破鏡子的女人

林 晨

人：陈觉文 一个失业者，同时也是一个未成名的作家。年龄二十八岁，思想前进。目前生活虽苦，但不向生活低头。

李凤仙 陈觉文妻，年龄二十二岁。曾受过中等教育，然而却是一个经不起生活磨鍊和环境诱惑的女性，已深染一般落后女性的恶习——爱打扮，慕虚荣。

刘太太 善良和藹的中年妇人，前房客，是个教员。过去曾经受过打击，但谁也看得出来。

刘慧芳 刘太太心爱的女儿，年龄十七岁。是一个热情、懂事而力求进步的高中学生。

陈小宝 陈觉文和李凤仙的儿子，刚满两岁。（演出时以玩具娃娃代替）

地：新加坡。

时：某一个晚上。

景：一间普通二楼住宅的后房，房内的佈置与一般夫妻俩的臥室大同小异。

舞台正壁偏右有一个门，门外是走廊；右通外及前室，左通洗手间和厨房。门左靠牆接连放着一张小几，一张小床和一张双人床；小几上面有热水瓶、玻璃杯和牛奶罐等物，双人床上除了应有的寝具外，有一叠小孩的乾淨衣服放在一角。壁上挂着陈觉文和李凤仙合影的半身放大照片（照片上女的著白衣，玄电髮，装飭朴素）。左壁阔有后窗一个，且钉有一个书架，放着各种书籍。窗下放有写字桌与坐椅，另有一隻圆凳。写字桌上有一盏小台灯和一些书籍文房用具等。

右壁靠后斜立着一个鉗鏡衣柜；靠前則放着一座梳粧台和一隻小凳。梳粧台上面有許多女人用的化粧品。

幕：幕刚一拉開，就聽見睡在小床上的陳小寶的哭聲；這哭聲一直繼續着。

李鳳仙已換好出門的衣服，坐在梳粧台前，好像沒有聽見陳小寶的哭聲一樣，盪動於中地自顧對着鏡子化裝。她擦好了粉，對着鏡子看了看，感到滿意了，接着又塗口紅，却找不到這東西。後來才想起，走到衣柜去取手提包，從里面拿出一支口紅，然后又回到梳粧台前坐下，拿起一面小圓鏡聚精會神地塗起口紅來。

頃刻，陳覺文從外進來，手里拿着一個大信封，里面裝着他最近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的原稿。不用說，他未進來時已經聽到陳小寶的哭聲，所以當他一踏進門見李鳳仙獨自在一旁化裝時，便向她責怪起來。

覺 文 孩子哭成這樣，你理都不理他！

鳳 仙 （連他也不理，繼續塗她的口紅）

覺 文 （想發作，但理智使他忍住了。他沒有忘記他們之間的感情還日益惡化；而且小寶繼續不停的哭聲使他不得不走過去。他將手里的信封往牀上一丟，把小寶抱起，發覺小寶全身透濕，一時忍不住氣，衝口怒聲叫道——）鳳仙！

鳳 仙 （轉過頭，挑戰地）什麼事？

覺 文 （恢復理智，聲音溫和下來）什麼事，孩子拉屎拉得全身都濕透了，你也不替他換一換衣服！

鳳 仙 （沒有好話）哼，原來是這個，我以為是孩子病死了，委你這麼大驚小怪——衣服濕了，那你替他換好了！

覺 文 孩子病死，這是你說的？你就是恨不得孩子病死了，所以他病了，你才一點也不關心！（一邊說，一邊把小寶放到牀上去，便

自己动手替小宝换衣服。——这工作他虽然做得不很熟练，但也不太生疏，显然不是第一次才做）

凤仙 你教我怎样阅心？难道教我整天看着他，守着他？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又不是你请来的奶妈，我有我的事情要做！（说完，又对着小圆镜塗口红）

觉文 你的事情，你有些什么事情——像你现在又在做什么事情？

凤仙 打扮呀！你忘了你自己所说的：我爱打扮！

觉文 难道我说得不对？

凤仙 怎么不对？对极了——我现在不是在打扮吗？连孩子哭死了也没法叫我不打扮哩？

觉文 （已替小宝换好衣服，又把他抱起，放回小床上，一面拍着他睡，一面答道）我想天下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做母亲的！

凤仙 那有什么稀奇？天下也不是找不到第二个像你陈觉文这样的父亲吗？

觉文 我做父亲的怎样？有什么地方不对？

凤仙 你倒来问我，你不问问你自己！（已塗好口红，立起）

觉文 （觉得与她争论下去一玄所得；同时小宝也睡着了，正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好，祇你说得对——我也不想多说了。我早已明白，自从我失业这半年多以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走过去拿起床上的信封，然后又走到写字桌前坐下）。

凤仙 （不肯罢休的样子）我们之间为什么没有可说的？——可说的多得很，是你不敢说！

觉文 （不去睬她，开始做起自己的事情——从信封里面拿出稿件阅读，略加修改）

凤仙 （以为自己抓住了对方的弱点，露着骄傲的神情）怎么不出声啦？

覺 文 （依旧不睬她）

凤 仙 （自己感到佔了上风，更得意）哼！真是一个沒有用的男人！我后悔我当初叫鬼迷了心，才嫁了你！

覺 文 （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忍受不住，一转身站起来，瞪住她）你說什么？

凤 仙 需妥我再說一次嗎？

覺 文 你当真这么說？

凤 仙 不錯！我当真这么說。（故意再說一次）你是一个沒有用的男人，我后悔我嫁錯了！

覺 文 （痛苦地）凤仙！

凤 仙 叫什么？这些年来你还叫不够嗎？

覺 文 你——（欲罵又止，理智又一次惊醒他。转了口气）你竟这样侮辱我，說出这样的話。

凤 仙 侮辱？你說我侮辱你嗎？那为什么有話你不說——不敢說呢？（仗口雌黃）虧你还是一个作家，崇拜鲁迅，怎么一点敢怒敢罵敢說敢笑的勇气都沒有？

覺 文 （忍痛地）好，这是你逼着我說的；本来我不愿意再說了，我不知道已經对你說过多少次了，現在就再說多一次：你變了，变得簡直可怕！

凤 仙 （並不立即回答，存意等着他，想他再說下去。但結果是失望）怎么？只这么一句話嗎？

覺 文 一句話已經很够了！

凤 仙 不够！我知道你心里不祇这么一句話，还有許多，可是你不敢說，是不是？

覺 文 （容忍下桌，不愿多談，逕自走向写字桌，預备繼續工作）

凤 仙 （不肯放过）怎么又不出声啦？（冷笑）何必藏在心里头罵我？有話儘管說呀！

（走近他，盛气地）是的，我变了，变得可怕，可是可怕得怎样？說呀！

觉 文 （几乎是哀求地）你别这样衝着我鬧好不好？我从报館拿回稿子忙着要改——你不看見我有事要做。

凤 仙 你可得把話先說完呀！

觉 文 我告訴你，我不愿說，行不行？

凤 仙 不行！今天是你找上我的。你說我們之間没有什么可說的，为什么？現在我非要你把話說出来不可！

觉 文 你究竟要我說什么呀，你！

凤 仙 說什么，說我呀！

觉 文 （不耐其煩地叹了一口气）唉——

凤 仙 「唉」什么？

觉 文 （痛苦地把头伏在桌上，一声不响）

凤 仙 （忍不住他这种「无声的抵抗」）你不說，还是让我替你說了！我变了，变得可怕，可怕得有一天叫你戴綠帽子！

觉 文 （沒有想到她会說出这种話，回转身又站起来，惊讶地望着她）你瘋了，凤仙！我几时对你有这样怀疑过？（話湧上来）我承認，我对你这一年来的生活态度感到不滿；我反对你打扮，反对你在外交际，並不是反对你不应该有一个女人的起码打扮和交际。你不想想看，你常把自己打扮成个什么样子？你在外面交际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說你，劝你，提醒你，你不但不能够接受，不但不平心靜气的自己想一想，反而怪我对我不滿；尤其是我失业这半年以来，你对我总是无事找事，衝着我闹，我都忍受

下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这个家要靠你那两百多块钱的薪水来支持，使你损失许多个人的享受。但我並沒有忘記我对这个家应負的責任，我繼續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埋头苦幹，写点東西賺些稿費来補貼家用，我这样做，你还不能原諒，你叫我有什么办法？

凤 仙 （諷刺地）你說你不願意說，怎么一說就說了这么一大堆話？可是你这些話沒法叫我听进耳里；你說得好听，你說你沒有办法，你忘了我給你介紹我们公司里的經理，他委你和他合作点事情，薪水还比你以前拿的多，你却不願意，这是你說的沒有办法嗎？

覺 文 当然这不是一个办法；我不能因为委拿他一点錢，就和他合作，替他做走私的勾当！

凤 仙 你不和他合作，我並不勉強你，可是你却来干涉我和他来往。

覺 文 如果你和他的来往是正当的，我决不干涉你。

凤 仙 我和他来往有什么正当不正当？你忘了他是我的上司，是公司的經理！

覺 文 不錯，他是你的上司，是公司的經理，可是一个女職員並不需委像你这样常常陪着經理夜遊——上舞廳跳舞，坐汽车兜风，跑酒店，看电……

凤 仙 （不等他說完，自己接下去）上旅館，開房……

覺 文 （厉声喝道）闭嘴！

〔陈小宝被吓醒，哭了起来〕

凤 仙 （感到一种報復的滿足）你害怕，不敢听，是不是？但我偏委講，上旅館，開——

〔「拍」的一声，她講不下去了。这一次，陈覺文的理智失去了，他打了她一个嘴巴。

〔凤仙顿时怔了一下。当她镇定下来预备向他衝过去的时候，刘太太出现在房门口〕

刘太太 陈太太！楼下有人找你！你公司的经理来了。

凤仙 （半路停了下来，看了看手錶）好，觉文！从今以后，我们之间不但没有什么可說的，而且是完了！（衝到衣橱拿了手提包和一件絨衣，匆匆地走出去）

刘太太 （好心腸地）怎么，你们俩又吵架了？你看，你们只顧吵架，连孩子哭了也不管！（走过去拍孩子）

觉文 （声音有点悲酸）刘太太，你不知道，我多痛苦！碰到她这样的一女个人！

刘太太 大家謙讓一点不就沒事了；你们結婚都已三四年了，难道还不曉得各人的性子。噢——孩子怎么一直哭不停，是不是餓了？有了病就不好再給他餓坏了！

觉文 大概是吧。（预备去冲牛奶）

刘太太 让我来。（动手欲冲牛奶，发觉牛奶罐是空的）啊，牛奶已经完了！

觉文 完了？我去買。（欲下）

刘太太 （阻止他）别忙！我房里还有，先叫慧芳冲点来給他吃，你不看他哭得怪可怜，不知多餓了！（边說边走到房门口叫唤）慧芳！慧芳！

慧芳声 喂——

刘太太 你来！（退回来拿牛奶瓶）

慧芳 （进来）什么事？媽！

刘太太 （把牛奶瓶遞给她）去把媽吃的牛奶冲点来給小宝吃。

觉文 刘太太，真不好意思。

慧 芳 （搶着代她母亲答）哎呀，陈先生，你也客气起来了。（欲走，但又想起什么——）陈先生，等一下你有空嗎？我想麻煩你一点事情。

觉 文 什么事情？

刘太太 （催着自己的女兒）快去快去！有事情回头再說，你不听见小宝在哭！

慧 芳 好，回头再說，陈先生！（拿着牛奶瓶下）

〔刘太太回到小牀边拍着小宝，小宝却一直哭着。刘太太想起什么似地驟然取过那个空牛奶罐和一隻茶匙，叮叮噹噹地对着小宝直打，这可發生了效力，小宝的哭声渐渐地低弱下去。〕

〔另一边，陈觉文低着头在徘徊。他感到悲哀、慚愧，而又为刚才自己过於衝动的举动後悔，在这複杂的心情中深深地歎了一口气〕

刘太太 （听见他歎气，同情地望了他一眼）陈先生！你不委怪我多嘴，我真想问问你，你们夫妻俩有什么不对，委这样常常鬥气？

觉 文 刘太太！我想你多少也会知道的。我这半年来找不到事情做，我自己也感到慚悔，她却一点不原谅我，常常对着我埋怨。这不委紧，我能够忍受。可是——你亲眼看見的，孩子病了她也不管，一放工回来，不忙别的，祇忙着冲凉、換衣、打扮，一出去，非到半夜不回来，你看她变成怎样一个女人？像不像一个母亲？像她这样子能叫我不出声嗎？然而祇委我說她一句，像刚才一样，她就纏着你闹，逼着你吵。刘太太！你說，我们之间怎么会有平靜呢？

刘太太 你說得也对，陈太太的确變得太爱玩了。

觉 文 你說她爱玩，她却說这是她职业上使她不得不这样应酬。刘太

太，你能相攸這話嗎？女職員非妥陪着經理去夜遊不可。

慧芳（已經進來，手上拿着牛奶瓶。聽見覺文最後的那一句話，大為不滿——）笑話！女職員為什麼一定妥陪經理去夜遊！

刘太太（聽見女兒的聲音，轉過去——）你懂什麼？女孩子別亂插咀！（向她伸看手）快拿過來！

慧芳（走過去，遞牛奶瓶）媽，我不曉得妥沖多少？不知道這樣多夠不夠？

刘太太（接過牛奶瓶，餵小宝吃，一邊說——）看你，這麼大了，連沖個牛奶都不會。

慧芳（對覺文）陳先生！你聽，媽多會罵人，一下子罵我是孩子，一下子又說我這麼大了！

刘太太 慧芳！別這樣對陳先生胡說。

慧芳 好，我不胡說，我就談正經的——（又對覺文）陳先生，我剛才說得對不對？女職員為什麼一定妥陪經理夜遊！

刘太太 慧芳！你又來了！沒有你的事，別在這裡瞎扯！

慧芳（不服）怎麼沒有我的事？陳先生提的是女職員陪經理夜遊的問題，我是一個女子，將來也妥在外面做事情，說不定也妥遇到那麼一個經理，更說不定這個經理也妥我陪他去夜遊。媽，你怎麼說沒有我的事？怎麼說我胡扯？難道我不應該談談這個問題嗎？陳先生！我說得對不對？

覺文（對她的話感到好笑，但也覺得很有道理）你不愧是一個舉例問題的專家。不過，這問題其實也沒有什麼可談的，而且你剛才那句話也對這問題下了一個正確的結論！

慧芳 我知道你一定贊同我這個結論，所以你和陳太太之間——

刘太太（趕緊阻止她）慧芳！你別對陳先生亂說話，一點女孩子的規矩

都沒有！

覺 文 刘太太，不要緊讓她說下去。

慧 芳 （對住他）你不見怪？

覺 文 不，你說吧。

慧 芳 （忽然改了主意）不不，我不說了！陈先生，這問題你自己比我更清楚，我豈不認相，那簡直是「班門弄斧」了。告罪告罪！
（轉身奔下，但至門口轉過身來）——陈先生！我先去把功課做完它，回頭再來麻煩你一點事情。（下）

刘太太 （已經給小宝餵完了牛奶，立起）小宝也真乖，吃飽了也不吵了。（看小床一眼）你看他自己抱着牛奶瓶玩得多高興。（走前來）不過，你們要小心點，小宝身上還有點發燒，小孩子病剛好一些，千萬不好太大意。

覺 文 （感慨地）唉，他母親對他能有你一半關心就好了。小宝也不會病得這麼久。

刘太太 （被引起心底里的話）對了，陈先生，剛才我們話談了一半，現在我想起來倒也是真的，陈太太跟她經理這樣下去實在也太——
（停住，望着他）我說了，你不生氣——

覺 文 （极力使自己鎮定）我生什麼氣，她都敢做了，我還怕別人說？

刘太太 （終於善意地說下去）那樣子也實在太過份了。別的事情我總勸你們夫妻倆互相謙讓和好，然而這樣的事情，老實說我也替你難過。連隔壁的人家也曾拉住我問：像陈太太那樣的行為，陈先生怎麼也不管一管，未免太老實、太好了。

覺 文 （沉默，一時不知道用什麼話來置答，他一聲不響地走到寫字桌邊，靠着牆壁坐在那隻圓凳上。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得出他內心慚愧、悲哀與痛苦的複雜情緒）

刘太太（有点后悔不该那么说）喔，陈先生，对不起！我的话太伤了你的心，使你难过。

觉文（从沉痛中挣扎过来，强露笑容）不，刘太太！今天你能对我说这话，我很感激。你是一个大好人。

刘太太（有所感触）唉，好人！好人有什么用？还不是到处吃虧，（脱口而出）像你一样吃苦头！

觉文（诧异）刘太太！你说你也像我一样痛苦？

刘太太（发觉失言，急从更正，祇好——）是的。（不觉又重复一句）像你一样吃过苦头。

觉文（很想知道）刘太太，你当真有过什么痛苦？

刘太太 唔，别提了，我早已把它忘了。

觉文（好奇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一切）你有过什么痛苦？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刘太太 你自己已经够苦了，你还想听别人的痛苦。

觉文 这使你感到奇怪是不是？刘太太。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目前虽然痛苦，但我还可以容忍；当容忍不了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解决，我是不会给痛苦压倒的。如果以我目前的痛苦与大多数人的痛苦比较，我这一点痛苦又算得什么？所以，刘太太，我听到你也曾经有过痛苦，我就很想知道，说不定你受过的痛苦比我更深更大，这样，不是更能够帮助我把目前的一切容忍下来吗？

刘太太 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就告诉你吧。已经十七年了，我对谁也不曾说过，今晚却对你说了。可是，陈先生，我有一个条件你得先答应。

觉文 什么条件？你说吧。

刘太太（向门外望了一眼，然后郑重地——）你不能给慧芳知道！

覺 文 我答应你。（看着她）刘太太，你相仗得过我吗？

刘太太 不相仗你，我也不会对你说了。

覺 文 那么，请说吧，刘太太。

刘太太 （坐到牀沿边上去）我想，你也听过慧芳对你说过，她的父亲早死了，在她还未出世的时候已经死了。

覺 文 不错，慧芳曾经这样告诉我，她说是你对她这么说的。

〔慧芳手里拿着稿件欲进来，听见觉文提到她，便悄悄地站在门口听了一会，然后躲到门外去〕

刘太太 其实，这是我骗她——她的父亲并没有死。

覺 文 （不相仗自己的耳朵）没有死，还活着？

刘太太 不错，还活着，而且现在还是一个社会闻人。

覺 文 （一时口快）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刘太太 陈先生，我希望你别这样问我！

覺 文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问错了。那他有没有来看你们？

刘太太 陈先生，你怎么一连问错了两句话？你想他会来看我们吗？就是他来了我也不会见他的！

覺 文 你说他是社会闻人，我可以知道他是谁吗？

刘太太 他是谁，我不想告诉你，也不必告诉你。这并不妨碍我对你讲的。不过我可以让你知道，他不在这里，他在联合邦。

覺 文 你们分闹多久了？

刘太太 十七年——我不是已经说过了。

覺 文 你们是怎样分闹的？

刘太太 陈先生，你真性急！你不必这样一句句问我，让我全给你说吧。

（略顿，像是在整理要说的话）当初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相识的，经过几个月的来往，我们便认定大家是互相相爱了。在

这种情形之下我自己糊塗起来，把什么都交給他，相仗他。我們还没有結婚我就已经有了孩子，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說外地有一个好机会等着他，於是他去了。这个机会对他确是一个好机会，他不但在一间大商行做事情，而且竟給老闆的女兒看上，只半年的时间他们就結了婚。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經太迟；我受到这个打击，我曾經想冒着生命的危險把孩子打掉，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經将近生产了。但我沒有这样做，一个女同学鼓励我活着下来，在困难中帮助我，后来我終於把孩子养下了。

覺 文 就是慧芳！

刘太太 不錯，就是她，陈先生，不怕你見笑，慧芳就是一个私生子！但我並不放弃做母亲的責任。我帶着孩子离閑聯合邦到这里来当教員。我改用我母亲的姓，而以自己的姓把自己当着刘太太。就这样把孩子培养長大，給她受教育——十七年来我便是这样对自己，对孩子負責任！

覺 文 刘太太，恕我冒昧问你一句：这期間你不想到再結婚？

刘太太 不是想不到，是我决心不再結婚。吃了这次虧后，当初几年我对一般男人都不信任，有时还感到憎恨！等到我这种意識渐渐消滅的时候，慧芳已長成一个活潑可爱的孩子，变成我生命的一部份。想到如果再結婚，不幸給她找到一个不爱她、不喜欢她的父亲，豈不是使她受罪，同时也給自己找罪受。有了这种顧忌，我便决心不再結婚了！就是在日本人来的时候，在生活受到嚴重威脅之下，有人劝我結婚，我感到这样結婚，那不过是为了一張「長期飯票」，玄論怎样辛苦，我也不允許自己这样做！我寧愿挨苦，除了教書外，晚上在路边摆摊子，做小販，和慧芳相依为命，挨过了那三年八个月的凄凉悲苦的日子。

覺 文 （深受感動）劉太太！你真是一個偉大的母親！

劉太太 （吐了一口氣）這些事情，我放在心底十七年，對誰也沒說過，今晚我却全對你說了。（再次囑託）但是，陳先生，你得記住，別給慧芳知道！

慧 芳 （從外奔進來。她很激動，眼睛里閃着淚光）媽！我全知道了！媽——

〔劉太太和覺文均感到驚駭，兩人愕然相視。室內的空氣頓現緊張。略頓，劉太太忽然惶惶地叫道——〕

劉太太 不，不！慧芳！這是媽在胡說——是媽胡說！你別相攸！

慧 芳 （衝過去，抱住她母親）媽！你又在騙我！又在騙我！

覺 文 （勸慰地）慧芳！你妥冷靜一點，你媽不是騙你，你妥相攸她！

慧 芳 不！陳先生，這是你跟我媽在騙我——我听到的，你答应我媽瞞着我！（逼着她母親）媽！我妥你說，我妥你答应我——不再騙我！不再騙我！媽！

劉太太 （忍住悲痛）好，慧芳！你听我說，我不再騙你，媽也不再怕你知道了——慧芳！你恨媽罷，媽是應該叫你恨的！

慧 芳 （搖着頭）不不！媽！你別這麼說，我不恨你！你別這麼說！啊，媽呀！（伏在她胸前哭起來）

劉太太 （掙着她的頭）孩子！我的孩子！你真不恨你的媽？

慧 芳 （抬起頭）媽！你不妥這樣問我。我不恨你，我沒恨你！是我對不起你，使你這樣受苦！

劉太太 （用手替她擦眼淚，但自己的眼淚却掉下來了）祇妥你不恨我，我受的苦，總祇沒有白受了。你不知道，這些年來我只有這麼一個苦衷，一直在耽心……

慧 芳 （沒有等她說完）耽心我知道自己是一個私生子。

刘太太 嗯，怕你知道了，要恨我。

慧 芳 媽，我不是对你說了，我不恨你，決不恨你，你不是可以放心了。（替母亲揩去淚痕）

觉 文 （插进来）刘太太，你应该放心了。

刘太太 不錯，我是放心了。（忽有所惧，对慧芳）不过，你不想念你父亲？

慧 芳 （坚决地）不，我不想他；我为什么妄想他？他不爱你，也不爱我，我想他干什么？媽，我委把他当做真的死了！

刘太太 （禁不住拥着她）这才是我的孩子——媽今天才祇真实有了你这么一个小兒！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进来的是李凤仙。她手里提着一隻大皮箱〕

刘太太 （立起）喔，陈太太回来了。

凤 仙 （只向大家看了一眼，一句话也沒有說，儘自走去打开衣橱），从里面把自己的衣服搬出来，装到皮箱里去）

觉 文 （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却和气地向她问道——）凤仙，你这是干什么？

凤 仙 （依旧做她自己的——）

觉 文 （过去阻止她）你别这样好吗？难道你是真的……

凤 仙 （推回他）有什么真的假的！我不是告诉你，我们祇完了！

刘太太 （从中劝解）陈太太，你们别再鬥气了，有什么事情大家不好說？

凤 仙 （不悅。无可商量地）就是没有什么好說！

觉 文 凤仙，你不爱太使性子，好在刘太太是熟人，不見怪。

凤 仙 （話里有骨）就因为太熟了，用不着客气。

刘太太（誤把她当做好話）那就讓我給你們說好吧。

凤仙 你不聽見我是在使性子嗎？我的性子是不容易叫人說話。

覺文（洞悉其意）你委使性子，你也得先自己考慮一下！

凤仙 你別替我耽心，我也用不着你來耽心。（諷刺地）你願你自己好了！（把最后一件衣服放进皮箱去，又走到梳粧台收拾）

刘太太（跟过来，欲拉她坐在梳粧台前的凳子）好了好了！陈太太，你坐下来歇歇吧，有話慢慢講。

凤仙（並不坐下）我只有一句話：沒有什麼好講。如果一定委我講，那就是我已經决定了，我不再把这个家当着家，今晚我走了之后，我是不再回来了！

刘太太（苦口婆心）这又何必呢，夫妻怎隔夜仇，下牀打架，上牀凭理，又何必这样子？

凤仙 誰还跟他上床！（繼續收拾东西）

覺文（微怒）我看你快变成瘋子，对刘太太也这样委礼！

凤仙 我是瘋子，你們就別來管我！

覺文 你简直是胡闹！

凤仙 就祇我胡闹，你也可以放心，以后你委我胡闹也沒有机会，这是最后一次！

覺文（忍气吞声，不想事情真的闹闹，作最后的努力——）凤仙，今晚刘太太的好意，我不辜負她！我当她的面前向你認錯，刚才祇我錯打了你。这样你总該可以滿足了吧？

凤仙（頑強到底）你不用多卖人情，委你不是白卖的。我現在回来，不是回来委你向我認錯！

慧芳（看了这半天，一直为覺文不平，这时鼓起勇气来——）陈太太！陈先生已經向你認錯，你也就答应了吧。陈先生一向对你很

好，他有什么錯，你也得原諒原諒他。

凤 仙 （覺得逆耳，帶着諷刺的口气）啊，你也來替他說好話？彥怪你晚上拿功課來問他，彥問得那麼晚：我彥不回來，你准彥問到天亮了！

慧 芳 陈太太！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我对你这样講，你不接受，也不必用这种話來說我！

凤 仙 （故作驚訝）难道我的話說錯了？

慧 芳 （欲答，但被她母亲阻止——）

刘太太 慧芳！你別多說！（轉向凤仙）陈太太！你们夫妻倆的事情，我們本不該來插咀；不过我們也是一片好意，如果你彥不高兴，我們也不便說了（叫自己的女兒）慧芳，我們走吧。（欲下）

覺 文 （叫住她）不！刘太太，你們別走！

凤 仙 （极力諷刺）对呀！刘太太，你們別走！彥走的是我，不是你和慧芳！（看慧芳一眼）

覺 文 （对她失望，忍彥可忍）凤仙！你太放肆了！你隨便拿話伤人！

凤 仙 （荒誕地）你說我伤人？你應該說我伤了你的心，叫你心痛！把你急成这样子！（更加狂放）慧芳！你怎么站着不动？难道你祇知道叫我原諒他，倒忘了自己應該过去安慰他！

慧 芳 （不甘受起）陈太太！

刘太太 （同时）陈太太！你說話不尊重別人，也彥尊重你自己！

覺 文 （呵叱）凤仙！你还祇是个人！

凤 仙 （順手抓起梳粧台上的一个大刷子，衝过去）什么？你罵我——

覺 文 （挡住她，抓住她的手）不錯！我罵你，我罵你忘了自己是个人！（拉她到牀前，指着壁上掛的照片）你看看你以前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像你目前这样只知道講究裝飾、追求虛榮？我沒想

到你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没有意志，经不起物质引诱的女人！变得没有一点理性！

凤仙（挣开他）哼！你别骂人骂得太得意；你委有本事，你就不该连一个老婆也守不住，让她去找别个男人！（指照片）你还好意思叫我看这照片，看什么？我恨我当初生错了眼睛，才跟你在一起！（将手上的大刷子狠狠地向照片丢去——一声巨响，玻璃打破了。小宝惊醒哭了起来。她却不顾一切的提起了皮箱，向外就走；至房门处，仍有不甘地对着小宝骂道）哭！哭！哭你妈死啦！（直下）

刘太太（忙照顾小宝，一面感慨地说）我生眼也未看过这样一个女人！

慧芳妈！你别说了，陈先生已经够难受了。

觉文不！我不难受！（缓步走到床前，坐下）刘太太！今晚我也同你一样——终于把心里一直耽心的事情放下了；不瞒你说，我时刻都在耽心这么一天，现在可好了，我可以安心了。我决不感到难受！〔刘太太没有回答，只听见小宝渐低下去的哭声，最后终于停止；他睡去了，刘太太这才站了起来——〕

刘太太陈先生，小宝睡着了，你也该休息了。（转对女儿）慧芳，我们回房去吧。

〔当刘太太母女欲下时，觉文像想起了什么，陡然立起——〕

觉文对了，慧芳！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

慧芳（看了一下自己手里握着的稿子，然后走过来递给他）陈先生，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预备投给报上的「妇女园地」。你什么时候有空，请你替我改改。（告退）晚安，陈先生。

觉文晚安。（看着她们母女俩下去后，踱到室中，一面打开稿帙，唸着题目——妇女们自身应有的觉悟。）——幕徐下

临时抱佛脚

王 里

时间：凌晨大約六点。

地点：新加坡，一个有钱人家。

人物：父亲：大約四十五岁，商人。

母亲：大約卅七岁，受过中等教育，不管家务的家庭主妇。

大女：十七岁高中二学生。

二女：十六岁高中一学生。

三女：十五岁初中三学生。

阿秀：女傭人，大約四十岁。

景：臥房，左边有一个窗，两张床，两床之间有一张稍微高一点的小桌子，上面放有闹钟，台灯，和一些课本等。正中靠右，另有一张床；一张写字桌，桌上有台灯，恰好放在靠近这张床的尾部。桌子旁边，有三张椅子，舞台的右边有一个门，这门是通到客廳的，房内佈置可隨意，不过一定妥适合女孩子的臥房。

幕啓：大女坐的靠近桌子的一张椅子，低着头，正在忙着抄写，二女捧着课本在床边读，但没有读出声音来，三女半臥在床上，手上拿些小帋块，正在喃喃地默念着。

三女：(自言自語)今天考試所出的題目，如果都在我这些帋块上，(对着手上拿的一块小帋露出得意的微笑)我只妥拿出来抄一抄，一切都解决。(停了一会)大姐，你还没有抄好？差五分钟就六点了。

大女：(繼續抄)就好了。

三女：二姐

二女：嗯。

三女：你真的不想抄一些（故意把声音拉长）準……备……偷……看。

二女：（冷淡）不了。

三女：二姐，别太固执了。平时你又沒讀，一时怎么記得了这么多？我看，你还是抄一些準備準備，預防万一……

二女：不了，昨天抄了五十題，結果一題都沒出，如果不是所出的，我都大概懂一点，我昨天準吃鷄蛋。

三女：偷看，本來是碰运气嗎！（稍停）昨天你所抄的五十題，雖然都沒出，但是，你不是少讀了五十題……

二女：（不等她說完）但是，抄那五十題要費多少时间，你知道嗎？字又写得那么小……

三女：慢慢來，听我說下去，你說昨天所出的題目你都会，我問你，如果你不是少讀那五十題，我說，你就一定不会。

二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三女：你不明白？理由很简单嗎！如果你不是少讀那五十題，你少讀的份量就多，少讀的份量一多，讀起來就亂，就不容易說得，誰敢保證，昨天的題目，你就一定会。

二女：（生气）你別再跟我辯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好嗎？反正……

大女：（搶說）反正我不偷看，（伸一伸懶腰）——總祇抄完了。

二女：（双目闭着，走來走去）东部地势高……东部地势高，雨量……（背不下去）

三女：……雨量不足。

二女：你別这样可以嗎？

三女：我也是在背書嘛！

二女：（打脚上的蚊子）噯喲！人倒霉的时候，连蚊子也耍欺負你……

三女：嘻，嘻。

二女：你笑甚么？

三女：沒有啊！

二女：……幸災乐禍……（打手上的蚊子）死东西，你又来！

三女：嘻，嘻！

二女：你又在笑甚么？

三女：沒有啊！

二女：大姐，还有蚊香嗎？

大女：不知道。

二女：（大声）阿秀，阿秀……

大女：喂！喂！别这么大声嚷嚷……

二女：我𢆯叫她拿蚊香来嘛！

大女：吵醒媽，你𢆯負責啊！

二女：我𢆯蚊香嘛！

三女：你𢆯叫媽来看你用功——

二女：我……我𢆯蚊香……

三女：𢆯蚊香，不会自己找。

二女：我又不知道蚊香放在那里？

三女：那就乾脆不𢆯点好了。

二女：（打头上的蚊子）死东西，死东西……

三女：嘻！嘻，嘻。

二女：笑，笑，总是笑，又不帮忙人家打蚊子。

三女：是啊！蚊子总是找你！

二女：（打蚊子）又来，死东西，又来……（从床上拿起一条被单，死命地往房间里乱扫）死东西，还不跑……

大女：喂，喂，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的帋块……給你弄不見了……（忙着保護帋块）……

二女：（繼續她的动作）死东西，还不跑……

大女：（捉住二女的手）喂，喂。停，停。

三女：……你不可这样……不可以这样……

（二女停止动作。）

（大女和三女在检自己的帋块。）

大女：还好！我的沒有丢！

三女：噯呀！糟了，糟了，我的不見了两張。

大女：不委緊張，一定掉在地上，找一找。

三女：（找帋块）……沒有，沒有。

大女：怎么会沒有，来！我帮你找。

（大女和三女在找帋块）

（二女若無其事地在一旁观看。）

大女：是不是這張？

三女：我看……是，是！（将帋块压在胸前）噯呀真是謝天謝地。可是，还少一張呀！大姐。

大女：再找別慌！再找！

三女：（对二女）你还不快点帮我找！

二女：（做个鬼臉）哼！

三女：你还哼！

大女：是不是這張？

三女：是，是。（接过帋块）噯呀！我的命根，你可不能隨便不見；你委是不見了，我怎么上考坊。

大女：二妹，下次不可以这样，知道嗎？

二女：我蚤蚊香！我蚤蚊香！

三女：大姐，别跟她多讲了，还是快点准备我们的吧。

（大女和三女开始整理帑块。）

二女：东部地势高……东部地势高……雨量

（突然躲在床底下的小猫，咪咪地叫起来）

二女：死猫！

猫声：咪，咪。

二女：死猫！出来，出来，出去外面吵！

猫声：咪，咪。

二女：死猫。你再吵，我打死你。

猫声：咪，咪。

二女：噯哟，你真是坏蛋。

大女：二妹，猫怎会听你的话？把牠捉到外面不就没事了。

二女：（把头伸到床底下）咪，咪。噯哟！大姐，捉不到……牠不给我捉。

大女：（走到床旁）咪，咪。

二女：大姐，帮忙捉呀！

大女：咪，咪。

二女：（把头伸出床底）噯哟，噯哟，牠咬我。

大女：（看二女的手）不紧要，不紧要。一点点而已。

二女：快点，快点，快点拿红药水替我……噯哟，很痛……

大女：不会，不会，别这么大呼小叫，一会儿就好。

三女：一个人这么大，连对付一隻猫都没有办法。

二女：人家已经给牠咬了，你还会讲风凉话。

大女：三妹，来！我们合作合作，把牠捉到外面去。

三女：你捉牠出去，牠自己不会跑进来！

貓声：咪，咪。

大女：不然牠老在這兒咪咪叫，確是討厭。

貓声：咪，咪。

三女：這還不容易，我叫牠不叫就是了。

二女：（白一白眼）說的倒爽快！

貓声：咪，咪。

三女：（蹲在床前）乖，小寶貝乖，別再叫了，我們妥準備考試，乖，乖。

（冷場）

（三女向大女作出得意狀。）

（大女望一望二女）

三女：你看，牠多聽我的話，我叫牠不吵，牠就不會吵，你看，你看。

二女：（不攴）我才不相攴，牠真會聽你的話。

三女：牠現在不再叫了，不就證明牠聽我的話。

二女：哼！

三女：別這樣好不好！有本事你再叫牠叫好了。

大女：得了，得了，少廢話！

三女：大姐！

大女：嗯！

三女：大姐，我有点疲倦，好像妥睡，可是又好像睡不着。

大女：睡不着就別睡了，把那些號碼背熟一点。

三女：是，我還在背呢！

大女：（向三女作出會心的微笑）三妹！

三女：嗯！

大女：你看，我今天用的帶塊比前天的還妥小呢！

三女：是啊！我用的也是比前天的還妥小呢！

大女：这就叫做不謀而合。

三女：不，應該是叫做异曲同工。

大女：啊！三妹，你还是不知道的，我是多么心爱着这些小帛块。

三女：我把全部的爱，都給了这些小帛块！

二女：东部地势高，东部地势高……雨量……

大女：（对着手上拿的小帛块）小帛块，等一下我委你从裙子里跑出来，你可一定委听話呀！可別一下子落到地上，一下子又給风吹走了，委小心啊！別跟我闹玩笑，我的命运全掌握在你的手里。（随着是一阵会心的微笑。）

三女：大姐，全抄完了？你的字，一定抄得比我小而且清楚。

大女：本末嗎！这还用說。偷看我是个老将，你还是个新手呢！

三女：大姐如果今天运气……

大女：（搶說）好……

三女：那么我们回来不是就可以大事庆祝。

大女：我請你看丽都的戏。

三女：我請你看首都的戏。

二女：（談書，被她们吵得不耐煩）兇神經，你们沒有看到別人還沒有談完。

（三女向大女使了个眼色，大女明白她的意思。）

大女：（对二女）你今天真的（故意把声音放低而拉長）——想做一个誠实用功的好学生，是嗎？不偷看，真的不偷看？

二女：（不出声，背她的書）……

三女：大姐，我知道，二姐一定是怕失手。

大女：啊呀！这根本不是可能的事。以我來說吧，我偷看的历史你是知道的，我从来就沒有失手。（作出得意的表情）其实只委够胆量，是

不会有这种意外發生的。

三女：对！只委够胆量是不会有意外發生的。（作了一个手势）就以我昨天来说吧，监考我那个考场的，是全校有名的「捉拿手」叶先生，起先，他走来走去，两个眼睛大大地，好像总是在看着我。我有点怕，（越說越起劲）但是，当我想到，不偷看就会吃雞蛋时，我就胆壮起来……

大女：你就馬上偷看。

三女：不！不！不！我还没有这样快。（帶着表情）我等他站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就表演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假装打背后蚊子，这一下我發現他的眼睛沒有瞪着我，我就順利地把小帛块取出来。一取出来，我就一口气把五題答案抄完，大姐，你說我表演得精彩不精彩！

大女：真精彩，真精彩，不过……

三女：不过，不比你「表演」得更精彩，是嗎？

大女：不！不！比我「表演」得更精彩，但是，不比我「表演」得更緊張。

三女：（摸摸头，若有所思）你的緊張？

大女：A！听我說，昨天监考我那个考场的是全校有名的那个「狐狸精」，虽然她由始到終总是在我旁边，但是，我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里，照常偷——看。

（当大女和三女對話的时候，二女走到桌旁，从抽屜里拿出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塞住。）

三女：对啊！我有一次，比你更緊張。

大女：怎样？

三女：那一次监考先生是林老头子，（一面講，一面表情）他的眼睛近視得将近两千度，你是知道，所以我以为他……

大女：你以为他一定看不见你那些小昏块。

三女：（眉头色舞）是啊！就是这样才糟，当我正在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你说我那时候怎么办？

大女：我知道，你就把昏块抓在手心里，然后假装摸一下鼻子，就把昏块往嘴里一送，昏块就自然地跑到肚里去。回到家里你就马上吃瀉药。

三女：奇怪你怎么知道？

大女：你忘了，这功夫是我教你的呀！

三女：哟！是，是，我现在才想起来。

（二女眼睛凶恶地瞪着三女，三女却假装没看见。）

三女：（眼睛一转）大姐，从前爸爸和妈妈在学校唸书，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偷看？

大女：有！一定有！只是偷看的方法各家不同，（若有所思）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科学化」。

三女：是的，一定没有像我们这样「科学化」。（顺手拿起一张小昏块，得意洋洋）你看这张小昏块就能抄了五题答案，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二女：（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你们真是岂有此理，总是废话这样多。

三女：你塞住了耳朵，还能听到我们的谈话？

二女：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我委读书。（拿起书）你们看，我还有这么多没有读完。

大女：（望了二女，不作声）……

三女：我老早不是对你说过，你一定读不完。

大女：（顺手拿起一张小昏块）委不委我帮你抄一些。

三女：我也愿意帮你抄。

二女：谢谢你，你们只委安静一点就好了。

三女：（埋怨）看你啊！总是死讀書，讀死書。像你这样的讀書法，除了讀完后面的忘前面，讀完了前面忘后面之外，还有……

二女：好了，好了，我笨，那么，我請你们安靜一点可以嗎？

大女：二妹，我们話可說在前面，万一你今天考不及格，可別怪我们没有帮忙你。

二女：（不作声，双目半闭在默唸書）……

大女：二妹，我再跟你講一次，考不及格，可別怪我们啊！

二女：（双目紧闭）……

（三女拿起小型的用乾电池的收音机，順手就開，随着播出一段相当吵闹的音乐。）

二女：你还是故意跟我搗蛋……

三女：用脑太多了，也该听点音乐，讓头脑清醒清醒。

二女：我不妥协。

三女：我可沒有叫你听。

二女：可是，你一開我就听了。

大女：三妹，你開小声一点……

三女：（将收音机的声音開小）连听收音机的自由都沒有！

二女：大姐！你叫三妹的收音机開掉好不好？

大女：她不是已经把收音机開得很小嗎？

二女：不行，还是会吵到我的！

三女：我不管，那是你自己的事……假用功……

二女：（欲哭）你……

大女：三妹，算了。開掉吧！

三女：不，我妥协！

大女：二妹，別讀了，我看你情緒很乱……还是抄……时间还早呢，还来

得及抄！

二女：不！（恳求）三妹，謝謝你，閑掉好不好。

三女：哼！我即使閑掉，你也还是談不完的。

二女：那是我自己的事。

三女：但是，我总不能見死不救啊！

二女：（走向門）你真的不閑掉！我告訴媽去！

大女：（拉住二女）喂，喂。不可以，不可以，給媽知道了，要被罵的！

二女：那你叫她閑掉，閑掉。

大女：祿了，三妹，閑掉吧！

三女：（閑掉收音機）……不知好歹，祿我白費心機。

大女：二妹！

二女：你們別再叫我，別浪費我的時間，我还有很多還沒談完。

三女：大姐，別理她！看她神氣到什麼時候。

二女：東部地形高……東部地形高……雨量……

三女：雨量……

二女：怎樣？

三女：雨量沒有怎樣……

大女：（向三妹使了眼色）三妹！

二女：東部地形高……東部地形高……雨量……

三女：（拿起一疊抄好的準備偷看的小昏塊交給大女）大姐，給我背一背。

大女：怎麼背？

三女：老方法。

大女：（拿起一張，看看角頭寫的號碼）第五張。

三女：（看看二女，故意大聲喊）共有五題答案，一是世界產鐵量最多的國家，二是日本的工業，三是馬來亞的氣候，四是馬來亞的物產，五

是馬末亞的交通。

大女：对，（看另一張昏）第三張。

三女：（故意更大声）也有五題答案：一是新加坡的地形，二是新加坡位置的重妥性，三是……

二女：你背小声一点可以不可以，你总是故意跟我搗蛋。

三女：背書（稍停）各家有各家的妙法。

二女：那只好請你到客廳去背。

三女：你也可以到客廳去談，你去或是我去，还不是一样。

（这时外面有走路的声音）

大女：別吵了，可能是媽咪來了。

（阿秀上，双手捧着一个大盤，盤內盛滿許多早点）。

阿秀：小姐们，早安，（指着盤內的早点）这是大小姐妥的咖啡，这是三小姐妥的咖啡精，这是二小姐妥的香烟和火柴，这是雞汁，这是雞蛋。

大女：（責备）我叫你三點鐘拿來，你为什么到現在才拿來。

阿秀：为了你们的考試，我已經有好几个晚上沒有好好地睡了，昨天我实在太疲倦了，所以……

三女：你看！我还不是几个晚上沒睡。

阿秀：你和我不同。

三女：有什么不同？

阿秀：至少你们从昨天下午到現在，每人都喝过雞汁，而我却连想都不敢想。

三女：你也可以喝嘛！

阿秀：我怎么敢（阿秀下）

大女：（倒咖啡）昨天，我班上的同学对我說，喝咖啡比喝雞精还妥提神。

三女：（倒咖啡精）我班上的同学說，咖啡精提神的威力比什么都高。

（当大女、三女正在喝咖啡和咖啡精的时候，二女燃了一根烟，一面吸一面談。大女和三女互相望一望，都不約而同的笑起来。）

三女：大姐，抽烟，为了提神，你試过沒有？一定很好玩。（对大女偷笑）

（大約有一分钟，大家都沒有講話。）

大女：啊呀！阿秀泡咖啡的水倒底有沒有煮开？……我的肚子好像不大对，（摸肚子）

三女：（沒荅腔，只是对大女笑一笑。）

（过了一会兒）

三女：噯，我的肚子好像也不大对。

大女：我……的……很痛。

三女：我看，我们还是躺着談，或許会好一点。

（大女和二女先后躺在床上。这时二女忽然不断地以双手抱她的头。）

二女：啊呀！我的头……我的头怎么現在好像会转……

大女：快！快！你躺一躺，躺一躺就会好的。

二女：可是我还有很多沒有談完（一面說一面走到床边，躺下床）

（过了一会兒，她们都迷迷糊糊，不知不觉地睡去了，这时有一道阳光从窗口射在她们的房内。）

大女：（梦囈）三妹，你偷看时千万小心，不好失手，一失手，一切都完了。……

三女：（梦囈）大姐，你放心，我是你的好徒弟，不会失手的……

二女：（梦囈）我为什么談了总是不記得……

（阿秀上，手里拿着扫帚等，来打扫房间）

三女：（梦囈）大姐……我真要謝謝你，謝謝你教我偷看的妙法……我委

是知道，那該是多好……

大女：（梦囍）……三妹……我比较喜欢你，你的胆量大……

二女：（梦囍）……这都怪我不好，平时讀書不用功……

大女：（梦囍）三妹，我真担心二妹……姦是她今天考不及格……

三女：（梦囍）这是她自做自受，与人姦閨，誰叫她不听我们的話……不偷看……

二女：（梦囍）我姦用功，我姦用功……

三女：（梦囍）……等考及格了，才來說用功……还不迟……

大女：（梦囍）三妹……說的对，說的对……

二女：（梦囍）……偷看是件丟臉的事……

三女：（梦囍）考不及格……更丟臉……丟臉……

大女：（梦囍）偷看沒有人懂……考不及格……人人知……人人懂……

二女：（梦囍）……我不同意偷看……

三女：（梦囍）……那你只好甬級……甬級

大女：（梦囍）……甬了級……姦臉見爹娘

二女：（梦囍）我不会甬級……我不会甬級……

三女：（梦囍）你一定甬級……一定甬級……

二女：（梦囍）……不，我不会……我不会……

大女：（梦囍）……別吵，別吵……諛事实表証明……

阿秀：到處都是这些腐昏（她扫完了地上的腐昏，就順手把桌上大女和三女的小昏块也扫掉，一不小心，把桌上的一个茶杯也扫落了，惊醒了大女。）

大女：甚么事？

阿秀：沒甚么。（把地上的破茶杯拾起，阿秀下。）

大女：（看看钟，跟着搖一搖三女）快七点了，还不起来。（搖一搖二女）快

七点了还不起来？

二女：（起身，揉一揉惺忪的睡眼，拿起課本乱翻）我整个脑袋空空的，好像一点東西都沒有，……我怎么去考……

三女：（忽然大喊）噯呀！坏了，坏了……

大女：甚么事？

三女：（声音比较小）坏了，坏了……

大女：噯呀，你真是，到底甚么事，快說……

三女：坏了，我現在忽然想起来，我昨天好像把一張偷看的小帑块，挟在考卷里交上去，完了，完了……

大女：（拉一拉三女）……你……你是在梦遊吧……

三女：是真的啊！

二女：活該。

大女：不会的，不会的，你不会这样糊塗……

三女：是啊！我怎么是这样糊塗……可是……

大女：你再回想回想一下，你真的会这样糊塗？不会的，大概你太緊張吧！

三女：可是又分明好像是这样……

大女：你醒一醒（搖三女的身子）相攸自己，你不会这样糊塗的。

三女：……相攸自己——

大女：来……（拉三女到桌旁），提起精神，準備今天的考試。快点，把那些小帑块整理一下。

三女：噯呀！我的小帑块不見了！

大女：別这么緊張，怎么会不見呢？

三女：真的啊！

大女：（走到桌边，發現自己的小帑块也失落了）我的也不見了，（向四

遇探索)奇怪?

三女:二姐,別開玩笑,一定是你拿,快點拿出來。

二女:我自己的書都讀不完,還有功夫跟你開玩笑,真是活見鬼。

三女:不是你拿,那麼是誰拿呢?

二女:我怎麼知道。

三女:不知道?…………黑心鬼,存心害人。

二女:你是不是親眼看見我拿?別隨便冤枉好人,真是狗咬呂洞賓。

大女:你真的沒有拿?

二女:沒有。

(大女听完二女的回答,就緊張地找尋那些失落的小棉塊。)

三女:我今天要是考不及格,你妥負責。

二女:你越說越不像話,你考不及格,我妥負責?

三女:除非你把这些小棉塊拿出來。

二女:我——沒——有——拿,我警告你,你妥是再跟我嚕嚕嚕嚕,妨碍我讀書,倒是我考不及格,你妥負責。

三女:明明是你拿,你还妥賴?

二女:(大聲喊)我——沒——有——拿。

大女:祢了,祢了,三妹,來,快點找吧,時間緊得很。

(大女和三女東翻西找,手忙腳亂。)

三女:找到了沒有?

大女:沒有。

(再找。)

三女:找到了沒有?

大女:沒有。

(大女和三女忙亂地在地上爬來爬去,一會兒在床底下,一會兒又

在桌子下。)

三女：找到了沒有？

大女：沒有。

(母亲上。)

母亲：(对二女)甚么事？是在梦遊吧？

二女：我不知，你问她们。

母亲：你们在搞甚么？(拉拉大女)

大女：找东西。

母亲：找甚么东西！

三女：找小帋块。媽咪，你帮个忙，替我们找一找好嗎？很重要的。

母亲：好吧。

母亲：(發現桌上时鐘底下压有一張白小帋块。拿起來)是不是這張？

三女：(跑向母亲，看一看)不是，(再爬进床底找)

母亲：(被单里抖落一張白小帋块，拾起)是不是這張？

大女：(跑向母亲，看一看)也不是。

母亲：(看見枕头底下有一張小白帋，拾起)是不是這張？

三女：我看看，(从床下慌忙爬出来，头撞到床沿)噯哟！

母亲：当心，当心！

三女：(摸着額角，走向母亲，看一看)更不是。

母亲：你们要找的小帋块是甚么样子的？

大女：(忙找着，隨口說)上面写着許多很小的字的。

母亲：(看鐘)祇了，不早了，考試回來才找吧！

三女：媽咪，不行，不行……你不知道……

母亲：我真不明白——那些小帋块对你们考試有甚么用？

大女：媽咪，你別多问好不好？快点帮忙找呀！时间真的不早了。

母亲：就是因为时间不早，所以才叫你们回来才找，可以吗？为甚么一定
 要现在找呢？

三女：噯啊！跟你說不可以就不可以。

母亲：（生气）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也委可以。快出去吃早餐。

（当母亲、大女和三女忙着找小帋块时，二女一直紧张异常地坐在自己的床舖上背書）

二女：（这时，她忽然对母亲說）媽咪！我……

母亲：甚么事？

二女：我昨天讀过的題目，不知为甚么，現在……現在全部忘記了……

母亲：噯呀！讀过的，怎会忘記，真是。

二女：是啊……我現在整个脑袋嗡嗡的，好像蜜蜂叫，（假哭）媽咪，
 你說我这个样子怎么去考呢？

母亲：不行，一定委去考。

二女：媽，我真的都忘記了……

母亲：不行，一定委去考。（对三个女兒）快，快出去吃早餐。

（父亲急步上坊，手中拿着一封拆開的仗。）

父亲：太太，太太……

母亲：甚么事？

父亲：丟臉，丟臉，真丟臉，真氣死我了。

母亲：一大清早，跟誰生了这么大的氣？

父亲：（拿仗給母亲）跟你的寶貝女兒們，你看。

母亲：那兒來的仗，仗上說我女兒甚么坏事？

父亲：学校派人送來的仗，仗上說昨天她（对三女）考試作弊。

（这时三女呆呆地坐在床上，大女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桌边，二女靠着床，好像正在背書。母亲转过头去滿腹疑云地望着三女。）

父亲：（对母亲）你平时是怎样管教她？

母亲：我会生女儿，我自然会管教。

父亲：会管教，你整天除了管教你的麻将牌之外，甚么都没有管教。

母亲：这么说来，你是很会管教女儿的？

父亲：我没有这个意思……我那有时间管教她们……

父亲：（稍停，向三女）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三女：（不动）甚么事？爸爸。

父亲：我问你，昨天考试，有没有作弊？

三女：呃，我……我……本来……呃……

父亲：回答我的问题。

三女：我是说……

父亲：直截了当的回答我。

母亲：（看看三女）快点回答你爸爸。

三女：我……我没有……

父亲：好啊！你还爱撒谎，你没有……

母亲：喂，你这是爱强迫她承认作弊？她的话你就不相仗，学校说的话，你就完全相仗。我看你啊！是越老越糊涂了。

父亲：都是你教坏的。

母亲：我问你，学校有甚么证据证明她考试偷看。

父亲：（从信封里拿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纸条）喏，这个就是证据，挟在她考卷里的。

母亲：（指着小纸条）谁能证明这些字是她写的？

父亲：（无语）……

母亲：老头子，我们是体面人家，这种事不能马虎，我委你马上去学校，告诉校长说，我们的女儿是不会偷看的，并且委她道歉。

父亲：你……你这样做，不是有意使我为难，考試偷看，校長暗中通知我，这完全是看在我是董事長的緣故，这已經是很給我面子了。

母亲：給你面子？哼！这完全是一种侮辱。我问你，你去不去？

父亲：我……

母亲：我问你，你去不去：

父亲：噯呀，你別逼我好嗎？

母亲：好！不逼你，你不去，我去。

三女：（三女見情形不对，便佯装生病）噯哟，媽咪，我肚子痛，痛得很厲害……噯哟，媽咪，快來。（倒在床上）……媽咪，噯哟……

大女：（也佯假病倒）噯哟，媽咪，我肚子也很痛……（倒在床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二女：（看出她們的詭計，也佯装头痛）媽咪，我也头痛，痛死囉，……噯哟，（倒在床上）噯哟，噯哟……

（台上只听得見三个女兒噯哟噯哟地喊痛，母亲呆呆地木立着，不知所措。父亲則气汹汹地站在那里，瞪着她们。阿秀上）

阿秀：太太，林太太打电话來，问你今天去不去打牌。

母亲：去，去，一定去。喂！阿秀！快点打电话請黃医生來。

阿秀：是，太太。（正欲举步下）

父亲：停步，不用請，这种「平时不燒香，临时抱佛脚」的病，新加坡是沒有一个医生会医的（父亲气急敗坏地下）

二女：噯哟……噯哟……噯哟……痛死我了。

大女：痛死我了……媽咪……媽咪……痛死了，痛死了……

（幕急下）

編選后記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单独一种文体的文学作品选集，在書局可以找到几部；但是綜合数种文体的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則是絕无仅有。

新加坡教育部訂於今年三月五日至七日，假新加坡大会堂，举行一个規模相当龐大的「文化与社会」研討会，想藉此激發当地中学生对發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文化發展问题，作更进一步的探討。新社文艺組主任孟毅、委員周榮、苗芒和鍾祺，也被邀在这个研討会上發言，談論有閩小說、詩歌、散文与戏剧的各种问题。主办当局亦促請新社編纂一部包容四种文体的华文文学作品选集，給中学生們（当然也給其他的讀者）閱讀，使他們能通过一本薄薄的选集，对本国的文艺作家以及他們的 作品，有一个約略的認識。換句話說，这本选集应该是本国华文文学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的一个「縮影」。

我們首先訂下了下列的几个編选原則：

- （一）作者必須是新加坡居民；
- （二）所选作品必須是作於战后者；
- （三）各种文体之作者限定四位，其作品不能超过一篇（詩歌例外，各选二篇，因其所佔篇幅有限）；
- （四）所选作品以适合中学生閱讀者为主；
- （五）作家有从事多种文体創作者，仅能就其所最擅長之文体中，选取其作品一篇（詩歌兩篇）。

在眾多的散文佳作中，我們选取了連士升、杏影、魯白野和苗芒的作品各一篇。連士升是我國最享盛譽、收获最丰的作家之一，已出版的單行本，不下二十种。他目前为南洋商報之总編輯，是一位成功的新闻工作者

和文艺作家。杏影生前是一位相当著名的副刊編輯，擅長写散文，曾先后担任南洋商报「文风」和「青年文艺」副刊編輯，造就不少写作人才。一九六七年中逝世。魯白野一署威北华，曾任星洲日报翻譯員，於一九六一年初逝世，著有散文、小說集多部。苗芒是我國的散文家兼詩人，其作品风格独特，热情奔放，极受讀者欢迎。他於一九六〇年畢業於南洋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現任職於新加坡教育部。

柳北岸、周榮、杜紅和鍾祺四位，在詩歌創作这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成就。柳北岸是我国文壇上的老前輩，經常在报刊雜誌發表新詩、散文、小說、电影剧本等，目前在电影界服务。周榮於一九六〇年畢業於南洋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其后獲得新加坡政府獎學金，前往新加坡大学攻讀榮譽學位課程，並於一九六九年獲得新大文学碩士學位。他写詩、写散文，也写詩論和小說，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杜紅亦为南洋大学毕业生（历史系），目前任職於新加坡廣播电台。已出版的詩集計有「五月」、「樹膠花園」和「抒情詩集」。其作品淺易通俗，拥有相当多的讀者。鍾祺畢業於义安学院，勤勉好学，其所出版之作品包括詩歌、詩論、小說和散文、剧本等，可謂多采多姿。

选小說最感棘手，因为写小說的人很多，佳作如云，在評选时頗費周章。后来，我们决定选用苗秀、謝克、孟毅和韋西的作品各一篇。这四位作家都是专门写小說或是以写小說为主的，前两位具有比較久的写作历史，后二人則是后起的年青作家。在比較上說，苗秀是一位相当多产的小說家，早在战前就已經名滿新、馬文壇。他本身沒有进过华校，却以华文从事創作，极为难得。謝克目前为民报文艺副刊「新生代」主編，过去常写小說，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計有：「为了下一代」、「困城」、「新加坡小景」和「学成归来」。孟毅於一九六一年畢業於南洋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並於一九六八年獲得新加坡大学文学碩士學位，目前为文化部助理

秘書兼刊物組主任。韋西也是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的毕业生，是小說界的后起之秀。他本来在教育界服务，后来获得奖学金前往夏威夷续求深造，攻读第二语文课程。

在新加坡，从事剧本创作的人比较少，加以戏剧作品的篇幅大都很长，因此我们只能选用林晨和王里二人的作品各一篇。林晨现任职于某出版机构，是新加坡艺术剧场的负责人之一。已出版的剧本创作，计有：「陋巷里」、「浮沉之间」和「建屋工地上」。王里为南洋大学物理系毕业生，现在该大学辅导处任职，是新加坡剧坛上的一颗新星。已出版的作品计有「悬崖」、「归来」与「巷口」，演出效果颇佳。

新加坡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并且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倘使委尽量容纳这些佳作，恐怕只有「文学大系」一类的选集才有办法。这本薄薄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因为限于篇幅，对于许多优秀的作品，都不得不割爱，这是很使我们感到惋惜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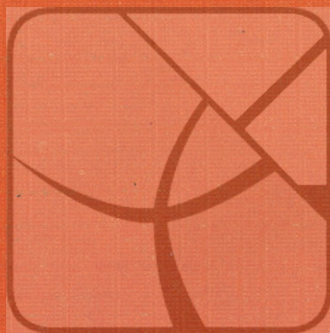
新社文艺组编委周燦、苗芒、鍾祺三位，在选稿过程中给予很大的帮忙，发挥了高度的合作精神，使这本集子得以顺利出版，本人谨在此向他们致谢。新社社长李廷辉，文友谢克，也在编选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真是感激不尽。

· 孟 毅 ·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

編选者 孟毅
出版者 教育出版社
发行者 业务经理陈德復
新加坡教育部工艺教育楼
电话六四七三六〇
初版 一九七〇年三月
定价 新币一元
承印者 文化印务公司
总代理 友联書局有限公司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三〇三号
电话三〇六九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